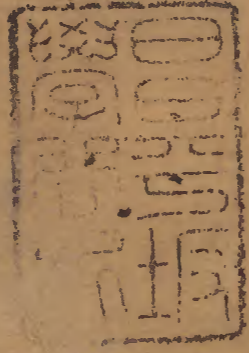


名山藏

臣林記十五六

廿七



			二	漢書門
		〇	二	
		〇	九	
四	〇	三	架	類
〇	〇	〇	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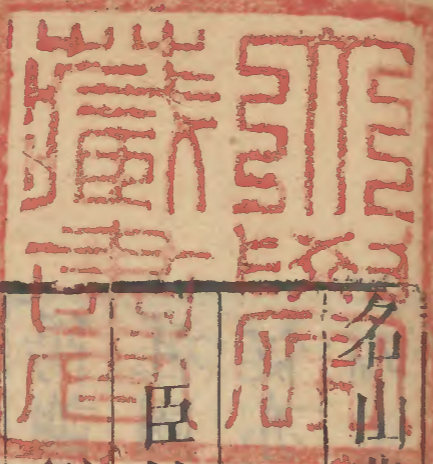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二	二	漢	書
六	二	〇	〇
〇	四	〇	〇
〇	〇	九	架
〇	〇	〇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9
冊數	40 (27)
函號	286 77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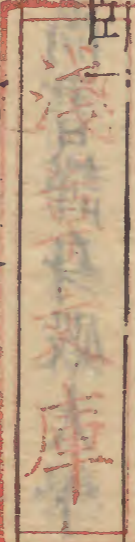


臣林記

正德臣

劉健

謝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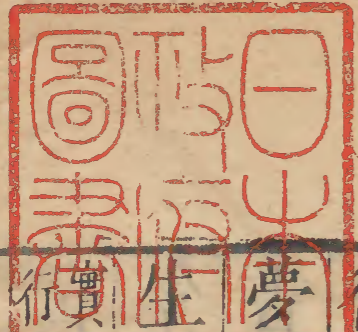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其先太康人曾祖紹祖為元順德路總管父亮三原教諭娶妾白有身方就館妻張

一偉人致帝命紫衣玉帶其家寤猶見也而白報

男矣亮平生孝謹與人恭遜介直寡合不為私議少聰慧嗜學與閻禹錫白良甫

輩游皆洛中老生名士登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



臣林記

授翰林編修累官少詹事三任皆輔太子孝宗卽位錄東宮臣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四年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人謂木強人而已旣入閣練習國體名經濟才萬安劉吉相繼去位與徐溥丘濬同相正色簡語無所依違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明年薦李東陽謝遷入輔政十一年以大明會典成進光祿大夫莊國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上勵精求治健亦身任天下之重凡大臣進退政事臧否反覆密論上未嘗不嘉納也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煖閣而

召健東陽遷議政東陽才敏遷方質而健確直見事稍遲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十六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其年一品滿九載上曰勞卿久矣兼支大學士俸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時上憂勞思治益明習國家事欲盡革諸煩苛弊蠹以蘇民隱每名對屏左右離立數丈許左右竊竊目屏隙中聞上數數稱善而已上仁慈敬慎望治雖切而謹守舊章不輕變易尤惡慘覈之政健念上體清癯太子未壯恐一旦有意外慮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隱受其庇至上

語及宮中之政毅然創抑欲盡洗刷近侍權復太祖舊章然亦未敢輕動也當是時健與東陽遷三人在內閣而馬文升在吏部劉大夏在兵部韓文在戶部戴珊在都察院同心戮力天下仰風采健在內閣凡事以公平爲主正色率下處同鄉無所黨比僚案謁私宅不與交一言及入朝論事關大體者累千百而不盡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詞賦閒有之衆皆慕悅必得美除孝宗在宥朝政有常冠佩委蛇士各奮興健獨教人看經窮理李東陽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者吳寬

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相健外示唯唯而已強之則曰待公柄事與之同升何景明年少有文兼健同鄉人謂得選翰林無疑健獨嫌景明福薄也孝宗寢疾召御榻前執手歔歔令皇太子侍具言軍國重事命與東陽等悉心匡輔皆欷泣受命莫能仰視武宗卽位不親萬幾中官用事健與東陽遷自劾復疏言政令十失推讓東陽使之屬草未幾中官劉瑾與其黨八人者益見幸健與東陽遷連章請誅之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繼疏健從中反覆諍八人良窘中官王岳范亨徐智入閣議且安置之南京健推察慟

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陵土未乾嬖倖若此他日何面目見地下邪健以岳亨可與謀因密語明日諸公伏闕固爭公從中應之吏部尚書焦芳素以健不比已欲圖健位泄謀於瑾瑾等泣懇上前上震怒收岳亨而瑾遂爲司禮監健三人知事不可爲卽疏辭官上亦立聽之惟東陽被留瑾當事盡捕治言官之論棟健遷者禡韓文官而焦芳爲大學士居一年矯旨列健遷文等五十三人爲姦黨榜示天下又二年坐推舉懷才抱德士草詔出健黜爲民頃之追奪其誥命謫罰米瑾誅復原官所罰贖還之健

每聞上狩邊巡江南輒長嘆輟匕筯曰陛下暴衣露蓋臣安坐家食死無以見先帝矣輒舉弘治時事淚潛潛下也世宗嗣位健年九十不可起賜勅存問曰朕惟入臣事君行道樹功豈不難哉而名遂身退壽老康寧身繫天下之望尤不易得卿自早年究心理學蜚聲藝苑勞動著茂聞望彌隆遂受知孝宗皇帝弘治十八年之治卿與二三大臣佐理爲多顧命之日推誠付托至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竭瘁勞武宗改元隨事納忠曲爲匡拯其毅然不可回之氣往往見於詞色群小難容告老而歸中間復遭讒抑而昭

雪隨之高風大節播仰天下有日矣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盛福完名求之於古則有宋名賢卿鄉先哲若司馬光文彥博輩不多讓焉累朝舊德實軫朕懷特遣行人至家存問仍賜羊酒令有司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輿隸十名式表異數卿尚願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天下抑朕聞老臣體國義不忘君方茲初政嘉謨至計尚無秘隱輔我不逮欽哉明年遣撫臣就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年九十三卒贈太師諡文靖

初

健為修撰時有欲薦為提學憲臣者筮之得咸之九五曰咸其晦周公教我矣不果行因以為號而世人誤以廟庵為梅庵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其父恩以禮經名場屋久弗售因遷居而生遷遂以命之成化十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考試官趙瑄閱其文欲置選首而瑄為兵部主事名位輕寘第三顧瑄已批遷卷曰狀元拜相必此子也

趙瑄晉江人善以文章鑒別人成就為廣東提學僉事考較海南人士既揭曉語人曰是處前列諸生文則可矣顧其成就不及劣等者及應試諸生渡海多有沉溺人服其精鑒

廷試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入館進學專勤謙抑諸先輩皆重之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選侍東宮孝宗登極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勅為日講官與修憲宗實錄上方嚮意學問遷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謝

誠開悟先期焚香莊誦如侍天顏及當講敷暢詳明甚稱上意御馬監左少監郭鏞請預選女子於宮中或諸王館習禮讀書待服闋之日冊封二妃廣衍儲嗣遷上疏曰伏聞陛下因內侍之言欲預選后宮固亦廣嗣續綿本支至計但今山陵之工未畢諒陰之痛可衰陛下春秋向盛如日初升血氣未定如泉始達熊羆麟趾天慶方新中宮正位兩主得人自餘妃嬪宜可稍緩臣聞九經之義遠色爲先建始之初不可不重下禮部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議遷言是三年以省親請給驛賜金幣明年實錄成陞詹事兼侍講學士加俸如前丁父母憂服未闋詔以本官入閣辦事是爲弘治八年遷辭不許陞詹事兼秩如故詹事乘馬百僚避路時人榮之十年勅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其明年武宗爲皇太子出閣講學陞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會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遷長身玉立儀觀都偉爲人慎默簡重其與劉健李東陽同相健敢于任事而資遷之剗斷東陽長於爲文而資遷之典則孝宗臨御十有八年繼體守文號稱至治三人稱賢相焉時承平旣久政漸寬弛近習怙侈尤甚內府各庫及諸倉場

馬坊筦事內臣多作奸索賂而御馬監軍士月以禁
旅不隸本兵虛名宄食遷知上圖治甚切乘閒言之
上今撰旨禁約遷曰設禁虛言也須令曹司搜剔弊
端明白開奏然後嚴立禁條庶幾民困少甦上悅如
其言繇是軍伍之曠缺戶口之衰耗屯田鹽法馬政
之弊壞方與徙東陽爲上漸次修舉以復舊章而宮
車晏駕矣上大漸與徙東陽竝受顧命武宗登極加
少傅兼太子太傅纂修孝宗實錄充總裁官遷疏乞
致仕薦吳寬王鏊自代言甚懇至恬讓之風聞於中
外竟不許頃之以劉瑾故與徙同乞致仕焦芳入閣

憾遷薦寬鏊不見及而瑾以遷與徙連章請誅尤所
切齒二人遣人四偵竟無所得久之餘姚人周禮徐
子元許龍上虞人徐文彪以懷才抱德被舉瑾謂四
人者遷里人所以舉懷才抱德之士草詔出劉徙遂
矯旨與徙竝黜爲民謫戍禮等四人禁餘姚人毋得
爲京朝官文彪字望之正德初舉賢良以母老辭有
司敦促乃行至京試吏部用蕭傅恭顯語
瑾怒甚下之獄榜掠幾死械戍鎮番文彪處之怡然
諸武弁子弟相率來學瑾誅赦還禮子元龍等雖同
時遭瑾禍而文彪所造獨深所著有貞晦集若干卷頃之矯旨今遷弟武選員
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丕除名欲追奪誥勅會瑾敗初
遷去位時臺諫交章奏留皆見逮繫榜掠旣歸瑾意

名山藏 卷之七
叵測人皆危之遷曰不見劉元城事乎天佑皇明我
當無他日與客圍棋賦詩晏如也瑾誅詔復職致仕
世宗登極遣行人齎勅存問起迪叅議不復任翰林
廕一子中書舍人居一年今有司時加存問大學士
費宏疏遷自代宏去楊一清復薦遷六年上遣行人
勅起于家命鎮巡藩臬敦促上道既至進少傅戶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始一清薦遷若虛元僚待遷者
及遷至一清無讓意力乞還上以天寒免遷朝叅除
夕示御製諸詩疾醫來賜酒米少閒遣鴻臚卿趣出
視事遷竟辭歸三年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不

舉鄉貢第一進士及第

韓文

張敷華

楊守隨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韓琦之後也父祖世隸醫學生
時父夢紫衣抱送文彥博其家故名之文以成化二
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持節韓藩盡卻饋送已率同
官論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釁薦李秉王竑合起用疏
中語涉宮禁純帝震怒逮至文華殿面杖三十陝西
三邊紀功郎中謹奏總兵都御史聚等殺降報功上
命文往勘還奏報可陞右給事中滿考出爲湖廣右
叅議提督太和山兼撫流民均州亢旱踰三年文至

淨樂宮開勅甫畢大雨如注人皆異之太和山鎮守太監貴聲勢凌物文但誠心處之貴亦心革亡何轉左分守襄陽九溪衛桑植長官頭目讐殺隣近侵地奪印文身往撫諭皆聽服既以父喪歸時文爲叅議八年矣孝宗初王恕爲吏部尚書知其久滯陞山東左叅政濟南之俗天旱則惡少年相聚發塚暴屍名曰打魁文下令嚴禁居二年以薦超陞雲南左布政使尋以都御史巡撫湖廣河南轉戶部右侍郎以母喪歸終喪改吏部陞叅贊南京守備機務兵部尚書先是外守備與內守備會議事仰鼻息於內守備而

已外守備殊不出一語文復誠心處之卽出語內守備皆聽服尋陞戶部尚書就道之日軍民沿岸攀留號泣孝宗末年慨然興治名文榻前令考祖宗鹽法之舊以通商實邊文上言國家之務莫重邊餉飛輓之利莫良鹽法太祖高皇帝立法至嚴且備是以凡遇邊警糧草缺乏名商上納無不響應小民免轉運之勞塞下得濟急之用効速而大莫有過此法久弊生冒濫阻壞開中雖多實用全無皇上重慮邊陲弗靖蓄積少充特召臣文恭承聖諭朝野聞之莫不懽喜臣等敢不悉心以對因條七事以聞奏上孝宗已

崩矣武宗卽位許行其六事而其一事下文再議其
 下一事再議者蓋文陳買補殘鹽之弊謂祖宗舊制
 各處鹽運使等衙門歲辦鹽課如額類徵梁積以待
 商人開支商人稱便近者慶雲侯壽家人洪奏買兩
 淮殘鹽八十萬引壽寧侯鶴齡家人成達等奏買長
 蘆兩淮殘鹽九十六萬餘引名雖買補殘鹽其實傷
 奪正課按每引納官多至一錢而賣鹽可得一兩八十分萬九十六萬為銀多矣乞今所
 領引目赴官銷繳價銀如數給還其未完者停止勿
 上旨下文持舊議如初上命已納價者如弘治舊旨
 未納者停止如文議文曰陛下卽位有詔書內外勢

要奏討奏買存積常股鹽攙越支賣夾帶私販詔到
 各該巡鹽巡按御史從實驗理除未支掣並行住支
 此詔書也請如詔上曰如詔書是也壽寧侯家人成
 等并商人譚景清業有旨卿遵行之頃壽寧侯奏辭
 引目而慶雲侯尚請如舊文復請如詔書上復曰如
 前旨文曰臣已累請如詔書上曰有屢旨如前旨亡
 何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為關中請賑須金十萬
 請開中淮浙四川鹽百萬引復下文議文復言法有
 成規事不可緩祖宗設立鹽法專為備邊賑飢之用
 官豪勢要不許占中此法之有成規者也山陝饑饉

人民隨處流移虜賊入寇軍民多被搶掠此事之不可緩者也法有成規守者變之必至壞事不可緩任者忽之靡能濟諸處變賣鹽銀存積數多戶部催取運司半年錙銖無有皆繇商人譚景清等以隨場買補爲名霸占市利官課不充實繇于此臣等屢經執奏未蒙俞允若以成命已下勢難中止則何如祖宗成規之難以變更若以商人資本艱難恐致失所則何如百萬饑民轉之溝壑之難緩引手况今邊方報警虜賊在套又將簡練兵馬措辦糧草用預調發若買補之害不除將鹽法之壞如故一有猝急曷以支

持臣等及復思圖惟有如詔書第今譚景清銀已納部情難盡法沒入惟有給還原數追收所領引日方可全國法之至公示天下之大信杜奸宄之竇門通飛輓之實利外此如欲別議是陛下所以待臣等股肱耳目之臣不若譚景清等一商人陛下所以計宗社生民不若爲商人譚景清計一家疏上仍命再議大學士健言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奉詔還官又不領回原價阻陛下新詔累母后盛德此臣等失職罪請解臣任上復下議文言臣等前議給還納價收取引日已是屈法伸情今難復再上方許

名山錄 卷之五
之文在戶部一年如請追沒妖道番僧賞賜請裁宥
濫內官請收復景州民崇奏長寧伯或占田明旨翻
將崇逮繫請止太監綬買辦寶石珍珠請酌太監果
賣鹽以備織造先後不一疏而所執鹽法尤爲堅挺
亡何則劉瑾輩事起而文去位矣蓋文約諸九卿合
詞上言人主辯姦爲明人臣犯顏爲忠况群小作朋
逼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焉關臣等備員股肱當主
少國疑之日仰察天象俯揆物議瞻前思後憂心如
割至於長泣涕下不能自已輒敢昧死上聞臣等伏
覲近歲朝政日非號令失常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

窺聖容漸日清癯細究其故皆緣太監馬永成谷大
用張永羅祥魏彬丘聚等置造僞巧淫蕩上心或擊
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錯陳優劇或導萬乘之尊交
易於外狎睚媒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繼之以夜勞
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
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兆此等數人蠱惑君
上圖便已私寧復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攸萃聖躬
方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損身失常卽將此輩
齏粉菹醢何補于事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
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終顧命之語陛

名山藏 卷之
下所宜顧諟也。關宦誤國前古最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效。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忌。爲患不細。伏望奮乾剛。剖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祚。疏入上方。欲治八人罪。八人者。繞泣上前。得留如故。始文未上疏時。朝退入部。卽對部屬官言。上居起泣。數行。下郎中李夢陽勸文爲疏。與諸公伏闕。上之文遂屬草。如此謂夢陽曰。卽事不濟。吾年足死矣。八人旣留。於是日夜求文。過不得會。有解戶以贖金輸庫。事覺。罪文降一級。致仕戶科給事中徐昂言。文歷官歲久。端謹素著。銀課失覈。責在屬官。乞聽以舊官致仕。內批昂褒美大臣。顯有囑託文。遂落職。并除昂名。文子高唐州知州聰。刑部主事士奇。並除名。爲民。文出都門。乘筍輿。行李一車而已。瑾偵伺。無以加之。又會戶部有故冊。逸代文者。顧佐瑾。嗾佐上其事。佐持不可。瑾奪佐俸。逐之。去。復以中旨逮文。鞫錦衣獄。有投匿名文書丹墀下者。言瑾欲陷文。至死人。皆譁怒。瑾乃已。禁文數月。取中旨。勿擬文罪。第與故戶部侍郎張經。並罰米千石。而更羅織文他事。罰二千。繼之。瑾誅。復職。文廓大邃。

永莊簡凝重歷官四十餘年歷事三朝詢諮遠猷根
 本彝憲天下陰受其福家居行義多可稱述鄉里化
 之年五十喪妻不娶冬寒命小孫溫足婢媵不得至
 前老而形神堅壯面沃有光吟詩作楷行不廢文每
日自
課吟詩以篇什計
臨池以水爲度與劉大夏張敷華並稱弘治中大
 君子交善林俊數千里外書問往來如東西家肅帝
 登極文已老加太子太保今有司存問賜璽書曰比
 權奸之竊柄痛朝政之紛更卿守正不阿抱忠自誓
 倡言扣闕山岳難搖甘禍忘家冰霜不變天下仰其
 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文彥博九袞之餘人心攸屬

繼韓魏公百代之後家慶彌彰宣讀畢文感泣不已
 年八十餘卒吏部爲請諡曰愚同寧子竟保其身老
 似武公不弛于學命贈特進光祿大夫入傳諡忠定
 文身後子孫多有顯者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父洪正統中與土木之難敷
 華自爲兒時社樹爲祟率群兒斬伐之祟已里人異
 焉景泰中錄死事後廕入太學天順七年應會試舉
 場火士子奔亂敷華與戴珊倪岳獨見一朱衣人啓
 門出之明年試舉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當散館與
 劉大夏獨願就部曹以周當世之務授兵部車駕主

事陞員外郎郎中嘗奉使道遇盜劫其囊得七金而已使隸市肉屠告隸易金坐客詰屠曰何知非相公金屠曰相公雅用俸金無惡金也陞浙江右叅議監溫處二州銀課時景寧礦盜起鎮巡議勦敷華榜示招撫從數十人曉諭之皆聽命因斬其魁首十餘人陞叅政遷右布政使皆在浙中凡居浙十餘年不求赫赫聲而境內大治弘治元年擢湖廣布政使歲饑給粟散粥藥病掩骼高值來商卑詞告糴出官錢脩學宮編役軍民籍爲甲伍使資傭直以業餓者任滿籍羨金二萬餘悉貯官庫四年南京給事中邵誠等言敷華與布政劉大夏秦民悅婁謙徐恪按察使魏富叅政李蕙副使羅璟林俊等皆存心清謹制行公勤乞加擢用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浙人攀留遮道尋以母喪還服闋起巡撫山西如故時山西連歲凶旱敷華上疏曰今山西水旱爲灾倉糧匱乏臣履任以來日夜憂畏千度萬思莫得其術竊見解州鹽池生生不窮惟資人力不假煎熬此天產也若通以舟楫可濟天下今河東運司歲課四十二萬引其餘官旣不取又不濟民天生大利以與三晉之人委之無用良爲可惜莫如於四十二萬引之外歲委勤能

官員別撈三十萬引出場依時變價爲預備之用蓄積無過此者復言天下之物徵所有則易供斂所無則難辦山西險阻一隅舟楫不通銀物少聚地利所出粟麥豆而已大同邊餉故取給太原平陽每米一石折銀一兩草一束折銀五分運解至彼召商上納米可四之草可二之徵民甚苛利商不貲非所以爲便也請州縣道路平行在腹裡者從其輓運本色其餘崎嶇艱於轉徙別與斟酌價直皆從之八年改巡撫陝西時邊民愁困逃亡田荒不治居民代賦甚苦數華請酌五年爲期有人佃種則輕其賦無者量給

見在人戶暫爲代納又請開鹽引茶斤并納草納米之途以廣儲積邊人賴焉終南山有妖僧張金峯者聚徒立號裂布爲旗祭以孩嬰刻言某日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啖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呪虎當路山中負薪炭者多被迫脅不從卽支解懸樹敷華密令父老宗等以拜佛爲名直入生縛之旣平賜勅獎諭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再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地方請設儀真攔潮閘築高郵湖堤凡便益漕綱者疏三四上權貴親暱干請拒絕頃之督運入京諸大璫雅聞敷華名因諸公送名香爲壽

敷華各報之幣既追反之曰幾誤平生吾素無內庭
之交可自敗十四年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八
年陞刑部尚書敷華剛介峻潔不輕言笑秉法奉公
物望甚著與南中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
一時稱四君子其冬召入爲左都御史既至禁貪酷
戒奔兢縉紳凜然畏之敷華雖剛峻自處而愛惜人
才持大體無谿刻氣正德改元上狎劉瑾者八人政
出闕寺科道官艾洪等以爲言上下詔切責敷華上
疏請貸之頃之英國公懋與諸大臣及給事劉蒞御
史朱廷聲徐銓趙佑等交章劾瑾必寘之法上曰朕
自處之敷華上疏曰臣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誠以君天下者當嚴恭寅
畏不可怠也致治之盛莫過虞周虞氏兢業萬幾周
家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克艱厥后無敢戲
豫是以神化宜民馨香昭受天啓皇明聖神相繼太
祖高皇帝有言喪亂之源繇於驕逸太宗文皇帝有
言天下雖安不可忘危膺眷迓休有繇然矣我孝宗
皇帝至德深仁上畏下憫方大有爲而龍馭上升繼
序不忘實在陛下夫何夏秋以來宴樂逸游日狎儉
壬政今與詔旨相違行事與成憲相乖以致上干天

變下洵人心臣等所曠職而負慙言官所切忠而懼
疏者也今給事中蒞御史廷聲等連章論列陛下但
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陛下曰朕自處
置臣竊歎之臣請言時政之弊四十萬庫藏已竭而
取必足數五七歲童子何能而招之勇士織造停矣
又織造傳奉革矣又傳奉鹽法方遣大臣整理而太
監果復奏帶引鹽地土方遣科道清覈而太監永仍
奏討田地管操太監何以數更鎮守內臣何爲屢換
王欽鄧廣未嘗到部而與甘寧監鎗則政今紛拏韋
經索取官庫而准顧覓水手則弊端滋蔓國家大事

百臣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賈誼有言天下大器
置安則安置危則危臣願陛下審所置焉宋綬有言
自古帝王未嘗不學臣願陛下學真德秀有言無逸
則壽臣願陛下壽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
以興隆臣願陛下究興隆之術陳子昂曰人不可使
窮窮則奸宄生臣願陛下毋使民窮疏上不報其冬
十二月晦日瑾傳奉令與楊守隨同罷敷華即日買
車就道至徐州洪艇小觸石幾溺死亡何瑾入司禮
監其明年矯旨列敷華奸黨榜示天下尚欲借撫湖
廣時糧餉浥爛爲罪修撰康海過瑾曰張公撫陝人

名山藏 卷之
父母之不可贖乎乃止又其明年卒瑾誅又二年贈
太子少保諡簡肅敷華明辨義利介若黑白有所不
可不以貴勢大禍爲遷就威儀動止一循禮經天下
以爲名臣子鰲山爲御史亦鯁直著聲

楊守隨字維貞守陳從弟也第成化二年進士授監
察御史不應權貴人招權貴人犯法獨按問之數言
事時有欲撓吏部權者爲例曰方面官銓選俱令京
堂推舉京堂缺必繇內降守隨抗言不可坐奪俸三
月已劾奏僧繼曉直聞中外出巡按江西李孜省姦
暴鄉里守隨舉按其罪當謫戍而孜省走京師結納

中貴以左道得倖守隨自江西憂歸服闋赴京孜省
已爲太常寺丞守隨卽劾奏孜省賊罪不宜典郊廟
百神之祀因改爲上林苑監已而吏部擬上南京大
理少卿再擬大理丞皆爲孜省阻格不用久之陞應
天府丞尋以憂去服闋復除前任守備太監蔣琮陳
祖坐侵後湖墾地爲田又漁于湖爲御史孫紘所論
下守隨勘悉繩以法時孜省益費用事嘗被密旨得
舉察百官守隨適入覲忽傳旨詰吏部守隨先後任
何官者吏部對守隨以御史丞應天中道聞訃起復
無缺添註管事上曰旣添註可調除之別任於是調

爲南寧知府而守隨從弟守陞爲翰林編修并陞爲
南京翰林侍讀故事編修秩滿無復陞南京者竝以
攷省構故攷省誅陞應天府尹是爲弘治初元復爲
蔣琮輩所構謫廣西叅政五年不調稍遷廣西按察
使尋進南京操江都御史南大理寺卿復改北正德
初九年考績陞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掌寺事太監李
興盜皇陵木罪當死劉瑾谷大用等屢以密牘囑興
事守隨峻却之興謂其家人曰我有金四十萬留十
萬養親以三十萬脫我死何不可爲者守隨持興益
急興卒以內降免亡何中旨取戶部餘鹽四十萬充

內廷別用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廷諍中旨詰責是
何大事遽爾昌言守隨退謂文曰天下事誠有大此
者今閹宦擅權八虎相煽吾輩何舍此耶文以是率
衆伏闕頃之瑾等不去劉健謝遷相繼致仕武宗命
瑾掌司禮而入虎中若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丘
聚羅祥魏彬俱各出筦樞要守隨復獨具一疏反覆
論諸豎姦狀而斥瑾尤甚疏曰臣聞之孟軻一正君
而國定矣周穆王言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
逮夫姦邪之進實累君德日滋月潤至於廢政梗化
禍且有不可勝言者况其機已著其勢已盛者乎今

日之事臣不得不痛哭誓死爲陛下極言之也臣伏
觀陛下春宮之時英明煥發有過人之稟早夜嗜學
有希聖之功親禮師儒有重道之志辨別君子小人
有不惑之明不近左右佞倖有剛正之操天下臣民
仰之以爲今日太平之望而先皇龍馭宣二三大臣
至于寢闈顧命諄諄言猶在耳陛下嗣位之初率繇
舊典開出一二新政快洽人心天下稱頌夫何數月
以後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善政
而更張之盡誣先朝近臣碩輔而剗汰之天下嗷嗷
莫措手足怨咨之氣致生災變天鳴於上地動於下
五星凌犯於霄中辰宿顯現於旁午彗星直穿於北
斗太陽蝕來歲之首桃李華季秋之月雷擊奉天鴟
吻雨壞留都皇牆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月之內陛
下獨不思其故乎今內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張永
高鳳丘聚羅祥魏彬等八人各以姦險之性巧佞之
才希意導諛誣上罔下始焉猶乘閒伺隙終也至恣
意肆情外人目爲八虎而瑾尤甚陛下獨與聚處馳
逐又親信而愛護之今日以逸遊荒樂之事導陛下
明日以諂佞承奉之言諛陛下或于西海擊鷹搏兔
或於南城躡峻登高或胡服而招騎射或飾像以作

龜蚨禁內鑼鼓音聞遠邇宮中火砲聲徹晝夜搬演
雜劇假降師巫淆雜尊卑陵夷賤貴引車騎而供執
鞭之役列市肆而親商賈之事巧飾百技覬中上心
蘭室鮑肆齊街楚語近者日高未朝漏盡未寢豈其
萬幾誠無刻暇此數人者方且叨皇上之親幸攬天
下之威權恣行暴虐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
邀阻實封簧惑聖聽大開賄賂之門擅專賞罰之典
傳奉官員衆至千百募招武勇歲及童嬰紫綬金貂
盡與爪牙之士玉帶蟒衣濫授心腹之人或奏帶鹽
引私爲興販或奏討地場大興土木或索取官庫或
冒派織造義男贅壻愛卒幸童充牝禁庭叨冒璫貂
附已者增祿進官忤意者貶爵褫秩罪重厚賂反得
陞遷功多無賄立見削奪內外臣僚惟趨瑾勢天下
臣民惟畏瑾威向也二三大臣受顧托遺今亦有潛
交默附漏泄事情者矣向也南北群僚矢心痛恨今
且有畫策主文依阿時勢者矣且其數易邊境武略
之臣大更各省鎮守之職志且何爲事最易見臣於
前月會同府部院司公卿僚佐力陳其罪以俟聖裁
中官傳旨慰免臣等俯伏至以死請逮及日旰方荷
處分臣等歡呼而退以爲必正典刑殊不數日乃蒙

名山藏 卷之
委使或操練團營或行事兩廠或僉書司禮或署掌
印綬或綜理御用兵財機務之地政事根本之區倒
持太阿受之以柄陽遠陰近名疏實親政柄一入其
手姦邪益中其心今天下之怨方深事勢之危已甚
而且大行殺戮大肆貪淫大輸財賦大啓征科庫藏
竭于官財力匱于民武勇疲于邊上下胥讒神人共
憤而瑾心方恣瑾惡方稔以前擬今可今度後伏望
陛下獨斷乾剛明正典刑遠鑒延熹既往之愆毋使
臣蹈蕃武已覆之轍凡內官有在八虎名下及與相
厚善者悉行放出別選廉慎端恪之人以備左右使

今之役將君德自正治化自清疏入不報而瑾銜之
刺骨忽歲除傳旨與張敷華同致仕凡大臣休致必
面覲辭謝賜宴返家給祿米人夫一切不與守隨退
朝隸從入朝者皆亡去守隨徒步長安道中僅有吏
胥數人肩輿擁歸明日出張家灣僦車行瑾遣偵之
無所得其明年復與張敷華同列奸黨又明年追論
出河南民斌獄罰贖米千石上納宣府于茂顯往輸
途悸卒禍延群從無脫者第守陞姪茂元皆坐罷官
又二年矯詔削秩追繳出身以來誥勅再罰米二百
石又一年以浙江審錄郎中恬僉事霓有所奏釋死

名山藏 卷之
獄不當獄囚者鄞人瑾復追論守隨故掌大理時私
庇其鄉人與覆奏罰米二百石勒爲民恬寃及大理
少卿亨評事富亦各罰百石守隨鬻賣假貸方得完
輸瑾誅科道交章論薦而瑾餘黨尚在復寢之已復
原職致仕還所奪誥勅年八十五卒賜祭葬贈太子
少保諡康簡守隨爲人誠慤精綜數學其以御史驗
賦大同推筭盡毫髮官吏有逋賦者或望風解去或
繫頸就獄見天下諸司文卷不明請以三歲遣官照
刷著爲例云

李東陽

梁

儲

李東陽字賓之其先茶陵州人以戎籍隸京師四歲
能作大字景帝召書書奏帝抱置膝前賜珍果寶鏹
六歲八歲兩名講尚書稱善命肄業京庠天順中年
十六自鄉試連舉進士高第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
編修東陽詩詞清麗字畫適美所作文章殆遍天下
以貌寢好詼諧不爲時宰所器爲侍講學士者久之
孝宗五年無雪至于明年不雨其五月下詔求言東
陽上疏曰伏見去冬少雪今春缺雨自都邑畿甸東
接齊魯南抵淮濟西連襄隴赤日坼地黃塵蔽空冬
麥不收秋穀未種或饑死道途或典賣兒女或流徙

名山莊 卷之 三
他鄉蘇松嘉湖諸府霖雨經年大水橫溢瘟疫流行盜賊交作河南寧夏遼東等處地震有聲半年之間奏牘累聞陛下遇災而懼下詔求言此古帝王盛心也臣被擢先朝繼塵侍從三十年來略無寸補而職在講筵不關政務惟君心爲化理之源經傳乃致治之法似緩實急似淺實深願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嗣與義未易悉陳嘗慕宋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論誠於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言勤儉爲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無功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慚飽食臣之曠瘼實又過之臣於經筵輪講孟子不敢遠引謹就孟子以對孟子曰至誠不動者未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謂此言天人之際也陛下卽位之初雨暘休若不祈自至近年旱虐經時累禱不荅若齋醮一事偶獲者有賞不効者無刑徒費資財復傷治道請斷今日凡事關祈禱上涉于天以經呪干賞賚者竝加斥絕陛下齋明勵精用對天人之際凜日鑒於屋漏日民瘼於深宮天意不回未有也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仁義行政用人之首也經筵講學仁義之所繫生也今盛暑亢旱經筵暫輟臣願陛下取累年講官

所進直解時時繙閱用代溫書以俟秋涼講讀如舊
將根本融徹行政用人舉而措之無不得宜孟子曰
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古聖王用民之力而得其
心諸營官軍本以壯國本制外患工作累歲操練日
少諸司屢嘗執奏陛下雖亦量停乃如金水河昌國
公墳等處當鑠金汗血之日兼工倍力特今儻完此
不得人心之大者也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
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
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萬物之利無處不貧就
舉三端而論山東諸府穀麥所宜草根樹皮掘食殆

盡繼以人肉荆沔諸湖魚產極富水竭魚荒河泊歲
課多用折納易州諸處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漸出關
外一二百里他諸賦稅大抵皆然若據圖按籍計口
數物都邑之內臺省之間猶無以知之而况九重之
上哉至如京師市舖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
於田賦買辦之使亟於催徵官價不充支給踰時曩
因戶部委官侵剝招怨商賈幾絕陛下降旨切責然
後貿遷不滯天下歸心但其起例太重難頓輕減物
價踊貴皆繇於茲今卽不能蠲租罷稅請雜泛差役
額外科派痛令所司裁省尤望陛下守訓行儉爲天

名山辨 卷之 三
下先孟子曰饑者易食渴者易飲切見山東等處災傷已極廷臣屢請量賑漕粟未見准行臣惟京儲固重歲給尚贏何靳百萬之數不假饑渴小民以一二歲之期哉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者所以格兼并禁侵奪也今畿甸奸民競揭空閒田地籍名投獻藩王世家輒行請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至包村羅落發塚夷墓訟牒纏綿冤號震動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生齒既衆地寧有遺凡以空閒請者皆爲欺也禁令雖下愈允繼之投獻者謫罰相仍陳請者竟終得地歲復一歲當何時已孟子曰

君行仁政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近者廣西蠻賊以圍州縣占據村落彼地官軍因乏糧囂閔幾成大變及出軍之際總兵方面等官橫被截害有司畏罪不敢悉聞夫仁政之大不過教養攻守之議莫先兵食宜下巡撫總兵大臣亟議方略措置儲蓄孟子曰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二者法堯舜而已又曰責難謂恭陳善閉邪謂敬近者群臣交章請赦彭程蒙旨看詳聖心當必有處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持國體非爲私謀而小小過差未蒙瀚雪仰惟陛下初元若汪奎蕭顯徐鏞等多以先朝貶謫言事之臣次第叙遷至如

林俊特加超擢今當求言之日而不宥罪言之臣欲效敬恭孰知所嚮夫陛下已復數人於前矣責難陳閉本自逆事以爲敬恭夫惟堯舜能容之也書奏下所司議處八年以禮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朝上言臣奉使遠涉川陸見聞不敢緘秘臣自閏四月以來經過裏河天津一帶遇時亢旱風霾屢作夏麥枯死秋田未種運舟不至客船稀少曳纜之夫身無完衣荷鋤之民面有菜色

極目四望可爲寒心臨清安平等處盜賊縱橫殺人劫財往往而是傳聞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淮揚諸府或掘食死人或賤賣生口民心惶惶莫知所措江南浙東荒歉之處方數千里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官庫無旬月之儲俸糧有累年之逋夫以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荒已至于此北地皆窳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臣自非經歷此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况陛下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詢之官吏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木植顏料百凡之物歲無虛月內府錢糧交納使

名山齋 卷之 三
用靡所紀極京城脩造前後相仍工役軍士累力倍
錢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室田連州縣徵科過
度請乞無厭親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脩
齋掛袍開山取礦作無益害有益者開復有之加以
貪官酷吏肆虐爲奸民力困窮怨咨交作他如游手
之徒托名皇親附搭鹽船聲言造店關津羅網商稅
織造內官縱使群小掎擊開河官吏逐捉鬻販居民
騷擾動地又臣日覲在途如此在彼可知若此之類
未易枚舉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知也郡縣之情廟
堂不得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知也是皆始於容

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請以
所見喻之節用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
廣儲如畜源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今日生民
已甚疲弊國用已甚匱乏若事事蠲之則不可盡蠲
時時給之則不可勝給在聖心轉移閒而已臣在山
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戒飭群臣條論弊政然詔
書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府貴戚動爲掣肘累歲
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者所言又成故紙伏望採擇
斷在必行書奏納之因自劾求退不許其明年孝宗
不豫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卽位加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元年上不親政與劉健謝
遷自劾乞罷言臣等以愚庸遭遇先帝臨終顧命倦
倦陛下臣等痛心刻骨誓用死報陛下初政臣竭力
匡持未敢輕易求退今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
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日
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
傾頹紀綱廢弛賞罰不當名器冗濫當此之時內外
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
讒謗公行奸邪蠱動歷考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
也恭惟卽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今夕改訖無寧日

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換殆盡
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爲
瀆擾釐革忒蠹則謂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
知事涉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人之私恩壞
百年之定制以一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臣等
或旨從中出略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累有
論列多不見允比以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
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荅臣等叨居重地進退
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勢窮理極以至于此儻諉
顧命之名曠輔導之實旣負先帝又負陛下伏賜矜

察特允退休不許復列上政今十失以請言商人譚景清等附托皇親奏討殘鹽既不奉詔還官又不領回原價上挾朝廷下撼官司此一失也大同隨征所上衝鋒破敵當先名字多寡殊不相應人非對陣功不中率而乃欲陞數百冗員糞土爵祿私情公法此二失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僉書守門分守守備等官減革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選入千餘蟒龍玉帶濫賞無筭此三失也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其所革退皆夤緣傳奉奉詔裁革之人亡幾何時復令通送考較此四失也皇莊田土已今巡撫

官按籍使者履度復爾承遣相望此五失也皇親家人愬民侵田輒令拘繫來京鎮撫司質問情異初奏未免仍下本貫問理株連破產此六失也革興齊玄蠱惑先朝盜空府庫一則夤緣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但今取回此七失也執事官軍內府官匠倉敖軍斗歸伍團營已得奏請及各衙門乞留仍供役私門如故此八失也內外運庫內府支用累數百萬竝不給一紙印章司鑰庫錢所部奏合關領累時不發此九失也饒磁蠲免詔下二年又令起運此十失也凡十失者有則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有則封還

執奏未繇終止臣等追思先帝顧命之言仰念陛下
 不改之意若塵露少裨即潔身奚忍臣前所奏聖諭
 曰朕便處治繼曰待斟酌行臣知無可采謹讓能者
 上復不許自上疏又不許其冬與劉健謝遷連章請
 誅劉瑾等八人上下諭將安置之南京健推案哭遷
 亦訾八人者不休惟東陽默然明日皆辭位上許健
 遷去獨留東陽再請不許健遷行東陽祖餞欷歔健
 曰日者公出一言今同去矣頃之上命焦芳王鏊入
 閣加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改吏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劉瑾專權亂政東陽彌縫其間外為隨順內亦

多所周旋林解而瑾尚心銜出所脩通鑑纂要及會
 典摘其疵謬及書畫不精者諷科道官劾東陽不敬
 奪禮部侍郎劉機等俸使改書書成進焦芳王鏊少
 傅東陽加俸而已而焦勞張綵乃稍稍為解釋東陽
 每調旨先探瑾意即瑾有奏輒擬優荅最後云且有
 殊等封中外駭曰其加九錫乎瑾建玄明宮東陽撰
 碑頌德瑾乃大悅是時瑾魚肉朝士株連民庶他人
 唯唯而已東陽既結托契固緩頰寬譬雜以諧調其
 隨事應變潛消默奪天下亦陰受其福

瑾自立勾軍捕盜新例連

坐及於親屬鄰佑窩主有山東人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巡簡都察院覆奏請案七十先後盜家

如新例東陽笑曰此法果行旁及天下上沿百世皆可追論遂已瑾窘迫交臣罰米實邊動至千餘破家甚眾東陽請徙邊倉為關倉稍近其地既瑾復嚴督州縣預備倉東陽即言罰實邊倉多勞少益不若就罰者本州郡交納士大夫免輸邊之若馬四川鎮守太監請得便宜行事瑾中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職兵馬錢穀獄訟各有所屬其權蓋分而不專永樂以後漸遣都御史出外巡撫其有番夷地方則置鎮守總兵官復遣內臣一人同之其權則同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必如今奏則四川一方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心苟不服即釁隙易生又如舊有草寇竊發則調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關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難於擔當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總漕指揮陳俊以濕漕米貿銀需京平江伯陳熊許之瑾矯旨下俊詔獄使誣熊賊罪欲并殺之東陽力爭瑾謂熊犯科至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道垣在太宗朝開

河通漕金書鐵券子孫免死豈可廢功絕裔傷天下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今其子孫俱已革罷陳瑄佐太宗皇帝非有攻城野戰之功豈足深介東陽曰漢高祖定十八功臣蕭何第一封為鄴侯何嘗攻城野戰耶但云餽餉供給不絕而已當漢之時無何餽餉供給雖十張良百韓信能餽秦誅項哉然何之餽餉猶屬漢一時爭戰陳瑄開河通漕歲致四百萬石京師此國家萬世利也瑾乃誅俊熊僅革侯爵投之海南真鑄反朝命出師詔告天下詔書有取還差出官較一條瑾曰行事衙門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已在京師今差遣四外驚疑煩若姦詐因而矯託真贗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還則贗自無所托然瑾以纂脩降東陽俸旬日間以脩孝宗實錄復之乍降乍復東陽不能去也瑾敗東陽言臣備員禁近於劉瑾事體相關先後調旨撰勅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

名山藏 卷之五
回私家假手他人或遞出膽黃逼令落底臣雖委曲
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自知不職甘
從褫奪且請磨玄明宮碑文上慰止之頃之以寘鑄
誅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司丞疏言今天意昭回
聖心洞悟奸闖屏除罪藩斯得明詔再頒弊端盡洗
奉身乞退實維臣時不許南京御史張芹劾東陽當
逆瑾專恣之日禮卑貌詘無所不至今其事成傳位
之詔當出袖中南京吏部侍郎羅玘者東陽門人亦
寄書曰公竭忠盡赤天下皆知大事無所措手矣易
曰不俟終日此言非歟謂公當依依者皆自爲謀者

也百歲後公身集詬誰能解之白首老生受恩居多
當此不言誰復言者請先削玘門生之籍然後公言
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因自致仕去而是時
中外有流賊之變中書舍人何景明則上記東陽曰
近者河南盜賊日益橫起山東士卒經年暴露國有
強禦而獄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宴笑廷議大謬
市令不行勢急燔溺恃明公拯救爾昔者召公告老
公旦挽留今明公責深望重宜惋時悲人略疑忌之
嫌捐顧愛之意勉強就列若引而棄去非所以後身
而急國家然東陽累疏辭讓是時提督馬中錫督兵

平賊倡招撫之說東陽獨力持之

巨寇劉六劉七等起畿甸羣盜充塞

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戰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為迫脅倡為招撫之說司禮張永

以問東陽東陽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犯法悖理與外夷狄不同攻破州縣拒敵官兵數千萬眾遭其

荼毒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之今日無分寸效方且出師而以招撫為說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食不下

咽也永等皆歎曰李先居二年賊平論功賜資廕子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姪一人錦衣千戶固辭改文職又命兼支尚書俸有

近習言京軍不習戰陳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而

以京軍如數戍邊春秋分番上甚喜遣司禮監與谷

大用至閣議東陽力辨不可大用言上意定矣姑試

之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如其不可勉強曲從必有

後患異時獻計者不知何在執筆者固自永存國事

一債雖死何贖往返再四乃具揭帖明陳其故下兵

部議時廷奏皆謂不便兵部亦執奏至再而內意已

定司禮監文書官壓迫擬票云上坐乾清宮門必欲

今夜批出東陽極言不便者十事且言今五府六部

六科十三道皆稱不便臣等股肱之臣居輔導之地

若阿順曲從是滿朝皆有忠心臣等獨當誤國實不

敢別議翼日乃內降遂乞休許之賜勅褒諭令有司

時加存問給月米歲夫東陽子兆先有文材天絕廕

姪兆延為中書舍人居四年卒賜寶鏹賻米布甚厚

諭祭九壇贈太師諡文正東陽夙負文章之望朝廷
稽古代言盡出其手平生善獎才雋朝罷海內名流
畢集其家東陽開懷茹納崔銑為翰林時冬夜與客
劇飲長安市東陽前呵入朝銑持杯詣前請下東陽
下車大酌數升去旦悔與客詣謝東陽曰尚能飲否
復與大醉罷東陽所著懷麓堂集天下翕然宗之又
以漢魏閒樂府歌詞皆有為之作文人代興重襲故
常無復歸趣李白才調雖高亦仍舊而已張籍王建
以下無譏焉元楊廉夫力去陳俗而縱其辯博不卹
聲調因取古今忠臣義士幽人貞婦奇蹤異事命題

立義擬古樂府時人誦之東陽與楊一清相善也病

漬一清偕同列省視曰無可為公身後者國朝百五

十年人臣未有諡文正請用以尊公

邵銳叙懷麓堂集曰盛德嘉謨

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宋梁克家後成化十四年會試

第一廷試首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吏部侍郎

侍孝武二宗東宮正德改元以副總裁纂脩孝廟實

錄及大明會典遷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劉

瑾駁其纂修會典紕謬貶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

職如故瑾竟傳旨出為南京吏部尚書瑾敗復官兼

文淵閣學士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兼華蓋殿大學士與楊廷和蔣冕毛紀同時爲相儲故長廷和七歲與同舉進士而又先貴及其爲相反讓而居下其爲人忍辱慈巽一時群邪用事朝政二三廷和冕紀有所不遂輒稱疾乞退儲常就中和調武宗將幸宣大廷和冕諍不得皆稱疾儲與紀泣諍左順門旣紀亦稱疾儲獨諍累日秦王惟焯請潼關以西鳳翔以東河堧牧馬地曰皇祖以賜臣先王棧也江彬朱寧張銳皆受王賂爲求上上意許之兵部科道執奏不得上震怒促草制廷和冕稱疾儲曰孰在公卽起草曰

昔太祖高皇帝著今無得益藩王地藩王地廣則士馬衆多士馬衆多則奸人相蠱誘不利於宗社以王請之勤朕念親親不忍王拒王得地後宜無多養士馬收聚奸人聽其蠱誘是將不利於宗社不有高皇帝訓當此之時朕全親親不能已王慎圖之上覽駭然曰勿予也慮乃大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下內閣草制甚亟廷和稱疾獨促儲上坐左順門而待之儲固不草名詰之對曰勅者君所以賜臣陛下儕臣臣草勅乃名君臣是以不敢上怒手劍立曰不草齒劒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請曰臣卽

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覺而怒曰臣儲
無禮臣名君顯戮臣罪不可赦上擲劔起是日也儲
卽家名客出歸對客殊不言齒劔事上出禮臣議召
外藩世子爲居守錢寧江彬皆陰有屬儲厲聲曰奸
人之謀足聽耶上春秋鼎盛何患無子召外藩子萬
一有他吾輩斧鑕矣旣與蔣冕扈從南京將行請天
子行璽隨備不測楊廷和曰恐爲奸佞所奪亦足召
變執不與南京七請迴鑾上且卽郊於南京儲曰上
卽郊迴鑾無日矣與冕疏言兩都郊壇祖宗配位不
同禮南京郊壇首德祖次太祖北京郊壇首太祖次
太宗德祖配位太祖躬奉安太祖配位太宗躬奉安
孰敢擅遷之而壇增減之抑二祖一宗奉配之初博
考聖經詳集廷議詔諭宗藩以及方內卽擅遷而壇
增減之亦能如祖宗之時從容廷議詔諭之廣且詳
乎上乃不果郊議北還顧還無期儲與冕跽行宮西
階下自卯至酉傳諭再四曰臣未得命不敢起上乃
傳命曰不南儲冕乃起駕還閘河卒導水以浮御舟
者人數十萬久俟河涘饑疫藉仍儲散遣之兩自劾
請罷不允以妻喪未葬先隴未修爲辭武宗使治其
妻喪修先人隴賜祭焉世宗卽位奉迎勸進事定爲

言官所劾歸賜勅傳遣行人伴送有司所給廩致輿夫官一子中書舍人既錄定策扈迎功廕予世錦衣指揮固辭儲立朝四十餘年官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卒贈太師諡文康與祭葬為人沉厚韜晦不言人過亦不自明功誣而追論之殊不自白反薦揚之或以至大官門生故舊訾儲者皆得直聲而儲黯然安詬謗儲去大臣被劾者自辯解劾者坐得罪儲在位有富名及儲沒子孫不免宴天下思儲而稱之孫致禮部主事能詩善書畫

鄧曰東陽當閣十有八年請退屢矣不可不止世以

為大譏君臣之際固未易割也智深而不伐旁行而不失其守古之人有行之者狄梁公歟儲之立朝亦倣此意

王鏊 劉忠

王鏊字濟之吳人年十六隨父讀書太學

鏊父琬舉鄉試仕光

化縣光化自劉石之亂流民散處山澤間在所而是上官慮其生變一切驅逐琬不忍獨招安之民獲按堵

善為制舉之文太學諸生爭相傳誦先達名輩屈

與為友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一見以天下士奇之成化十年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明年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時望方屬執政

忌之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
九載陞侍講弘治初憲宗實錄成陞右諭德尋晉侍
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
人之用舍反覆規諭上未嘗不動容也方春上游後
苑鑿講文王不盤游田上爲罷上每聽講畢召中官
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指若輩矣張壽寧侯於鑿有
連鑿絕不與通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鑿可備輔導
命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以爲吏部侍
郎北虜入寇上籌邊八事率多施行鑿學問贍博文
章爾雅春容試士南宮專尚經術弘治閒文體爲之
一變至是請科舉之外略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
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舉毋過十餘人其翹然出
類者除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材
加秩數年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正德元年
災異見謝遷引咎求退舉鑿自代是時上狎劉瑾八
人者韓文率諸大臣伏闕爭上大怒有旨召鑿等左
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莫敢發鑿曰八人不去亂本
不除天下何繇而治文危言繼之謝遷旣去瑾意欲
引焦芳芳慮物望不協以鑿士論所歸遂言於瑾與
之同陟瑾威鈴士類按索微瑕幾死者累累鑿言士

名山齋 卷之四
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瑾亦繇是稍寬瑾銜文不已必欲置之死地又欲以他事中健遷傷害劉大夏楊一清皆鏊前後保持此時瑾雖意不在鏊見鏊開誠與語亦見聽信久之焦芳專事姘阿議彌不協瑾驕悖日甚鏊阻遏不得居常戚然因求去瑾曰王先生位高矣何自苦乃爾鏊求益力瑾使覘之書交皆絕得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行健遷歸政之後以爲異數既歸翛然自遠於山水之間吳中士大夫好尚一無所入與人清不絕俗和不淆時文行德業隨見師仰莫瑕疵者居閒十餘年海內士大夫交章論薦世宗卽位遣官優禮存問鏊疏謝因請上講學親政經筵之外復仁宗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學行之士更番入閣使大臣一人領之萬幾之暇時從容造訪以究經史之道古今成敗之端民間疾苦之詳又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天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

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內對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意今莫若復古內朝之法以通上下之交成天下之務蓋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外朝也唯於內朝若有缺焉者然華蓋謹身武英等殿卽其遺制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中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時常奏對今內朝罕御常朝之時上下之閒批荅章奏數刻而已而堂陛懸絕威嚴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謝恩見辭惴惴而退至於三殿高闕又復鮮窺孝宗晚年深慨於此屢召大臣議政便殿將大有爲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盛唯陛下遠法聖祖近師孝宗追希周漢唐宋之盛天下幸甚上嘉納之方欲用鏊鏊遽卒巡撫都御史吳廷

舉上言鑿高文清節守道見幾乞與褒恤贈太傅諡
文恪鑿爲人心平氣和言論簡易而誠信藹然表裏
洞達自其少年長制舉之文中歲作明理克已二箴
以自進晚作性善論其文曰欲知性善幸友內觀寂
然不動之中至虛至靈存焉湛乎非有宵乎非無不
墜中邊不雜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惡復有惡至
於善惡惡復有混復惡三品性猶鑑乎物來則應物
去則空惡之生也生於蔽乎氣質既異性亦隨之譬
之珠然墜澄淵則明墜濁水則昏墜污穢則垢上智
澄淵也凡庶濁水也下愚污穢也天地間膈塞充滿

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月
在天物各受焉江湖淮海池沼溝渠莫非是月心者
月魄性者月光情者光之發於物也人謂善發聖
賢之旨鑿爲古文詞明暢整嚴得韓愈之法而正嘉
閒繼鑿名爲善制舉文者毘陵則有唐順之薛應旂
海虞則有瞿景淳海內稱之曰王唐瞿薛
薛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慈谿知縣不樂爲令乞九江府教授
先後入仕動忤於時久之爲郎歷試考功考留都官
自信益篤弗阿其友衆始不悅左斥之爲郡判亡何
復禮部擢浙提學副使力以其學抗流俗流俗譁而
攻之竟調兵備郵延去延之日軍民父老號呼攀援
襁屬于道卓不能前先是巡撫王公薦應旂于朝謂
程朱再出韓范復來忌者乃附和萋菲以沮其進應
旂遂仕逾二紀立朝不滿旬月謗忌朋興偃蹇遷謫

臣林記

而隨在務行已志其歷任公移皆經綸要略康濟機宜要非空言無實者比也 瞿景淳字師道生十月能誦詩關雎少時嘗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千遍舟厲聲叱之即應時滅為諸生久困場屋而制業益精務究於所以作者之旨所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吳中稱王文恪經業為明冠獨景淳繼之文恪會元及第乃景淳久諸生間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嘉靖癸卯提學御史楊宜識景淳以第一試南京而侍讀華察自棄卷寘前列其明年遂亦用會元及第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歷隆慶初以禮部侍郎召用亡何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懿景淳為人孝友篤至然不以峻行潔寬然長者也所接即匹夫孺子不以情見此重若相臣而無卑儀當奉使懷慶時鄭王以言事忤旨徙鳳陽繫攝國事者世子懼為恭敬餞迎用幣重景淳一切謝弗納此時世宗已密使詞之矣然景淳口吾所持使當如是耳請告還朝從眾謂相嵩嵩莊謂客曰後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也景淳前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遙度之不如不佞日觀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躡赤子

賦地不佞簡中人不得一單枕臥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聞之誰為相公聞者於是嵩改容謝然數日攝之矣景淳領治誥勅陸炳為提騎帥與相嵩表裏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屍後者獨難景淳朦朧挾兵部移以請景淳執不可嵩為請又不可炳不自擇去景淳為德不近名為文不近好為吏不近俗以故天下雖知景淳然不能盡景淳王世貞言瞿公耿耳言天下事勁挺不阿而要歸之忠厚士寧可皮相也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父達國子博士忠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為人方峻寡合修勵行誼時國家無事翰林諸公文學詞藝交遊有聲忠獨卷斂沉默歷官幾三紀始自侍講進侍讀學士武宗即位以故東官講讀進翰林學士掌院事疏陳崇正學戒佚遊數事語甚剴切既因經筵進講勸上恪遵祖憲

名山藏 卷之
戒狎近小日親朝政而劉瑾惡之傳旨與楊廷和並
補南京禮部侍郎一時無缺俱從添註臨行楊廷和
尚有幣別瑾而忠則徑去矣忠去京師口語籍籍吏
部尚書許進遂陞爲南禮部尚書尋改吏部南都吏
部名爲散府長屬之間俛禮瓦合忠獨秉風裁稽較
曹司以勤惰驗職事以清濁律名行諸曹郎不敢復
瀟散如曩時當六歲考察給事御史郎中有憑附不
飭者下書其考胥吏白身冒進者一切革罷焦芳薦
忠於瑾瑾傳旨徵忠方有向用之漸旣至見其氣岸
難招改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瑾誅始被推入

閣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忠在事以守成法遏夤緣爲先獨持正論亡所忌顧
饋遺請托力拒絕之繼瑾者張永使其黨廖鵬忠所
忠遇以僕禮而已在位不滿三月歎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吾難強負初心乞致仕累疏不許以省墓請
假許之是爲正德六年而是年忠主會試事張永指
摘錄文告上上以示李東陽東陽力爲解忠卽日陞
辭抵家上疏乞休作野亭一區鑿池種樹徜徉其中
所獲賜餘歲分十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曰吾雖
杜門謝客猶有車馬游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

賜得章上恩可侈矣忠入閣不久未大有所明顧當
世否風頹之日守正敦節一時隱然爲朝著之重許
進論當代人物推忠與章懋雍泰三人而崔銑謁忠
私第忠慨然謂曰古羈人匹夫雖當流離困絕尚不
敢一毫非義况居位祿食者乎門人鄒守益別忠忠
握守益手曰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
寧恬無競世宗初遣行人存問忠使孫入謝因陳正
身致治之要在畏天法祖正心勤學而歸重於進君
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得君子而用之其引
援非道德之清流則典刑之故老彼小人者或勸於
善或逃於野而天下日趨太平矣得小人而用之必
引援惡黨以助奸進拔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
死於丘樊不遺羞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隳其術中
矣仍望上臨御文華默召輔臣授筆札令疏錄兩京
九卿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卽九卿長
貳各省撫按藩臬來朝亦不時宣問其僚屬賢否軍
民利害會萃群言繕寫三帙一留中備覽二付內閣
吏部以比古聖王清問下民近世書臣名屏風而古
大臣夾袋記才之意上覽疏嘉荅亡何卒贈少保諡
文肅

曰王鏊劉忠皆賢相也鏊通雅不失其正忠稜稜
岳有不可搖撼之象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乎

賢於谷春燕其氣泉之卓異明大隲其
矣以聖土誦喻文華想谷神曰對擊林今融翰兩京
亦於立樊不費蓋於今幾三天下如命烈烈其論中
臣對惡黨以相攻豈非天討以誠善也哉予昔甘朱
與林裡而天下日歐太平矣於小人而風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正德臣二

周經 雍泰 許進 林瀚

傅珪 牟斌

周經字伯常陽曲人父瑄以鄉舉為南京刑部尚書
剛直勤敏任大布公無所避忌卒諡莊懿經少而莊
穎以蔭補太學從其父習聞天下事慨然有用世志
天順三年以進士選庶吉士與劉健張元禎並為李
賢彭時所重五年授簡討成化三年陞編修以左春

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起立拱聽
內閣大臣謂當請太子坐經竟不請在翰苑春坊幾
三十年考較編摩並舉其職太子登極爲孝宗同事
者俱進崇階經以端諒持正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講
而已已旣擢禮部右侍郎已改吏部轉左上欲以通
政司經歷高得祿爲叅議示旨吏部經執不可與王
恕疏論靈壽人獻大明川民田于太監李廣戶部駁
議不得經謂諸司宜會奏尚書耿裕屬經草上得寢
六年諸司以災異言事裕復推經草疏經請早視朝
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其言斥樂戲
一事尤激有踪跡草者經曰經自坐裕曰我當事當
曰我時論兩賢焉九年擢戶部尚書人謂經出自翰
林能文章而已乃決滯剗繁莫不曲中至其執法持
論亡諭也孝宗朝寬仁弘恕戶部握天下利權奸蠹
所萃挾勢行私不可殫紀少不如意毀辱繇之經一
按行祖宗成憲事所不可雖成命已下抗疏力言闔
宦戚畹有請乞一切減罷上雖不盡用因而裁之屢
矣經爲戶部寬逋緩征減省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
蠲免每委官監稅恒以節愛爲言課入多者與下考
異時苛切得名而寬平貽譏者其風爲衰人謂宋李

沉不用新進喜事王旦念竭民力經兼之也

諸王府多奏欲

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有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

淮仍給准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筴本以濟邊各有分地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必滯浙江守臣請

給竹木銀鈔稅為織幣費經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徵役乞暫停織造大同缺馬尚書馬文升請

給所糧銀就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旨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

其詞甚激給事中魯昂以財用匱乏請今諸藩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經言國用不足者蓋以

織造賞賚齎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括天下之財盡輸太倉恐非藏富於民之意又有

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張燈費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玩好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紘言禁

地非外人得入不過為守者私役耳清寧宮災方議脩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經謂東土歲歉

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僱役考得停改外戚張延齡有河間賜地旁近民田千餘

頃欲并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經言河間多濕漚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

將貽無窮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宗如家亦

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將無以為業人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

縣退灘地獻為東宮莊者上因經奏皆抵之罪

太監李廣以左道得幸既死

上得廣舍中籍皆記中外饋送而不得其主名上怒

科道官通劾在位諸臣尋置不問皆廷謝經獨上疏

曰昨者科道官劾奏故太監李廣并奔競李廣之人

臣名亦與雖蒙恩不問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臣累承列聖超擢今秩受恩如天惟有淬礪無負終始果

若科道所言是夷狄也是禽獸也當自死滅奚待諱

名山藏 卷之五
責且人奔競李廣者冀其進言左右圖眷寵耳陛下
誠憶廣在時曾否言臣更乞勅法司將廣家人嚴加
鞫問必究簿籍所在臣有遺廣卽不須多但寸金尺
帛便斬臣首宣示百官果無干涉亦乞昭垂洗雪使
天下曉然知臣非貪嗜無耻之人庶得展布四體終
事聖明若令含污忍垢苟就班行必將悲傷抑鬱死
填溝壑目且不瞑蓋經之自愛如此經於貴戚近倖
有所陳情旣一裁以法會有中官及部屬以言事獲
罪經與同官疏抃聲稱藉甚而怨謗亦生十三年以
星變乞休許之特加太子太保賜勅給驛予月廩與
隸命下廷臣吏士相顧失色下至民商廝役駭傳怪
問自公卿以至郎署乞留者若干人數年之間中外
請留及復起者多至八十餘疏前此未有也武宗嗣
位起南京戶部尚書辭不赴頃之丁繼母憂正德三
年服闋改禮部復辭上降勅卽家起之至京疾作寓
都城外上遣人慰問賜玉帶及通鑑纂要比蒞事數
月疾復作累疏乞休乃許之復賜勅褒諭推封三代
月廩輿隸視昔有加經壻曹元時爲兵部尚書留經
暫駐京邸以便醫藥明年乃行或譏其濡滯又明年
卒贈太保賜諡文端命所部治葬諭祭經妻韓慧而

知學子曾舉進士官尚寶少卿李東陽銘經之碑曰
國有世臣實稱濟美其最貴者尚書父子施何耿王

維白及倪周氏其一他莫與齊

施禮純何文淵喬新耿九疇裕王恕承裕

白圭鉞倪謙岳楊一清曰為法曹而刻則傷人身為戶曹刻則破人家故頭會箕斂之法慘于赤族桑羊孔僅之禍烈于周來趙張殆有見而言也周公當職先恤民後理財而刻剝聚斂之風為之少變

雍泰字世隆咸寧人幼苦學中鄉舉五上不第同學

李錦勸之仕泰曰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

錦博學履道名通天下選泰而友他日遭家變向泰

質疑泰曰凱風至善堯典烝烝獨不可耶錦未心允

泰策驢去曰非吾友也錦行隨五里泰坐自若錦強

挽曰命之矣始下與別成化五年成進士歸省鄰人

遺以束薪便遣還之有友詰泰泰曰伊尹非其義也

一介不取如何初仕而貪也陝西巡撫語泰前者辟

人不勝職今後不敢復辟人矣泰曰豈可因此怠進

賢耶寧人負公莫公負國巡撫深服其言謁選吳縣

知縣吳中田傍湖湖傍田悉淪於湖漲前尹欲堤之

厄富室不就泰舉前事富室復讒太守泰答富室百

竟成之吳人號雍公堤吳人有其妾死妾父訟夫密

殺之匿尸湖石下今知死處已兩月矣泰按視尸死

當近日名父訊之曰夫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湖石

名山雜錄 卷之五
下且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女汝假他女脅財耳
一拷輒信同年進士過吳說求衣裯泰不荅其僚勸
泰應之泰曰吾吳人父母吳人吾子也剝子賂友於
友何厚於子何薄擢入爲御史初巡南城豪右斂跡
聲震京師已巡居庸紫荆二關及巡鹽兩淮且滿歲
巡撫都御史以泰力遏權要商民感悅奏留一年初
泰至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
室已陞鳳陽知府未至丁父憂服闋改南陽居一年
兵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大舉泰爲山西兵備副使
千戶韋瑛者誣收謀逆百人子俊會鎮守巡撫將坐
實上奏泰曰人命至重其可輕邪若出誣收得無賞
一奸殺百良疑讞可子俊悟從之至京果誣百人俱
免居一年陞山西按察使或謂吏部尚書李裕曰公
待雍何驟耶裕曰雍廉使風力無雙豈云驟耶泰剛
直有時名然其行事時涉卞厲民有罪或杖至死泰
出太原知府珍遇諸塗辟稍緩泰名珍塗跽數之珍
起抖擻其衣曰豈失朝耶而至此泰曰汝壞朝廷體
統非罪也耶猶敢出諄言答之珍懇于朝告泰杖人
至死狀収下錦衣獄刑部讞當酷刑罷官刑部郎韓
紹宗走見王恕曰雍泰朝之直臣公有進退人材之

責可避鄉曲嫌坐視之耶恕奏泰所坐非例得降湖廣參政至官有被誣爲盜者數人累歲不解泰白釋之武昌知府達貪雷諂媚常得上考泰注下考黜焉弘治初陞浙江右布政使吏部尚書屠瀟家衆販私鹽鄉人倣效盜竊橫行泰先收屠家衆抵罪同官咸諍泰曰如此爲屠公福耶爲屠公禍耶且屠公寧知之屠公不知我爲禁治非其助耶其知也治不甚爾存朝廷法亦存屠公情旣丁母憂未釋服徙爲山東左布政固辭不起十二年詔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無室家者援兩淮故事來請泰與完聚復至千人參將李稽者李東陽姪也爲部下所告泰召斥將奏治之稽陽跪階下請受責度泰必見寬泰曰此亦軍法令縛下擊以大杖科道官承望東陽意劾泰擅杖將官坐免旣歸日居韋曲別業不涉城市陝守今非性所合縉紳失守者雖造門不與見從遊鄉士或有過失名而命之族黨犯罪告有司勿庇吏部尚書許進語人曰吾遙望關西有二高焉其一華山一世隆也武宗卽位給事中趙士賢任良弼御史張津陳順交薦泰有敢死之節撥亂之才時劉大夏爲兵部尚書覆奏起用馬文升爲吏

部尚書推泰南京右副都御史固辭不起居二年許
進爲吏部尚書又以操江右副都御史起泰其秋陞
南京戶部尚書劉瑾泰鄉人也有勸泰行金道謝者
泰曰吾進退在天若兩月御史東山參宣府都御史
浥爛邊糧語及泰瑾矯旨令泰致仕故事吏部奏遷
官具履歷行事上請許進遷泰時去其失官狀不具
有言瑾者曰許尚書外示伉直公前佯恭敬如雍泰
平生剛暴爲按察使責辱知府爲都御史責辱參將
屢被貶黜進故隱其履歷欺公用之外言非本意用
者爲劉公之鄉人瑾怒遂矯旨令與文升大夏進士

賢津俱爲民良弼順等五十六人竝輸米邊鎮人三
百石先罷者三之一戍謫及死者免輸進子讚誥俱
輸贖調外任泰自是長居韋曲旦夕焚香危坐或拽
杖扶童休穢濯泉撫景自詠與田父羽流談稼穡講
鬼神時自謂與鬼神通而後進皆言雍公咲居頃之
有司獲礦盜盜誣引三川人千餘家有司遣卒搆捕
卒因是取人財汚及人婦女有司莫止也泰捕卒數
十笞殺其巨魁二人餘送治于有司其居鄉峻厲如
此年八十卒泰奉身儉素貴賓至不過二肉爲尚書
未製緋及卒家人製以斂爲請葬祭於朝禮部覆奏

故尚書雍泰才明斷剛既廢復起操行清介終老不
渝雖嘗被劾不累其生平奏上予之

許進字季升其先長安人後居靈寶

進之先隋有楚州刺史法光唐

燕國公紹左相國師洛州長史力士海東慰勞使輔
乾同州刺史經卽家同州宋有給事中承宣國子博
士大用進士巨圭都官員外宗進士才端明殿學士
簡復東遷長安又四世爲金兵馬都元帥威西征過
靈寶愛其風父聚安定教諭進成化二年進士以
士始居焉

御史巡按甘肅靖邊鄙黜貪暴并按山東憲事益舉

故事巡按有所問治下三司上報而已進於官吏豪

右事悉自理之歲荒節財役均輸糴民以亡害既還

京率諸御史劾奏都御史鉞疏揀御史強珍坐奪俸

中官汪直怒進無以中之有道士以黃白術于鎮守

湖廣總兵李震不遂遂誣震招夷軍爲不軌汪直逮

震家百口諷錦衣鍛鍊成獄憲宗疑有冤命都察院

勘問不敢二詞進爲其冤狀上命卽誅道士直怒求

進亡所得一日上章章訛奏進被杖幾死滿九年考

出爲山東副使時值鄉試有欲私貴家子者進厲聲

曰今天下事廢且盡稍存公道僅取士一途審爾何

所不廢也東昌有一武人子道遇故人拉飲酒肆中

故人者諸生年甚少而武人子身懷四金暮歸武人

子被殺不見其首武人訴諸生生不勝拷自誣服進

名山藏 卷之九
察生有冤驟拘縣中賈客取驗其私曆則見酒家易
數布是去武人子見殺之日三矣名鞠之卽自服獲
武人子首空桑中泰安一富豪撻人折股死舉屍棄
壑囑鄉鄰無所敢言死者兄訴官獄數年不就進隔
取一人問其村巷居人門戶姓名又取一人使言行
殺者姓名以前所告詳詰之其人謂進久私行知其
事卽吐實富豪驚愕稽首服罪其察如此進嘗行圃
指畦蔬曰爲政如理此蔬矣須備知某可灌某可藝
貿貿爲之得無亂乎二十三年以地方事與巡按俱
逮至京下錦衣獄孝宗卽位赦出之旣改元命爲廣
西按察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大舉犯邊
進砲石烽火不絕相應係帚馬尾飛塵漲天虜驚爲
兵衆議款如舊款貢人歲率三千少亦不下二千皆
戢戢下馬關門外脫弓矢入館代府諸郡王與巡撫
通酒食乾沒芻餉進一切持法行武邑王聰沐不律
發其罪廢爲庶人太監巖侵餉撓軍按劾之巖撫拾
中傷驗問亡實竟坐擅用藍絹旗謫兗州知府至用
寬平治衍聖公弘泰問曰公此來政體何異昔年進
曰往法官也而今郡守如昔治之不謂威震卽見忿
滿進以親吏民亦用絕物議也錦衣百戶仝鸞應詔

名山齋 卷之二
言進端謹剛方聞望才識足以伏奸當鉅故巡撫大同倉庫充盈軍民間宴獄訟持平豪傑遠戢抵緣精察太過遂坐排斥左遷請不次擢用南京後府經歷周廣榮亦以爲言居充四年遷陝西按察使先是北虜大寇甘肅都御史馮續罷爲民廷議復擬進左僉都御史往巡撫土魯番牙蘭據哈密虜其王陝巴進與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率兵冒雪食乾糲飲冰水蒙犯矢石四十餘日襲克之還哈密王故城九年論功進右副都御史其年詔巡撫陝西廉察守令臧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今藩臬巡所部府十日州縣三日籍記行事憑而稽之先是張敷華撫陝有名至是關中人謠曰明鏡張許重光十年名爲戶部侍郎與尚書周經竝留心國計明年轉左廷推大臣有不協者進揭之衆中人謂侵官進曰古者大臣知無不言况會議乎北虜火篩寇宣大命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諸軍出居庸關下今日總兵官所領參隨諸人故貴介子弟類言自備鞍馬報效立功今竝不予傳若餼給行糧三升而已到鎮便編伍聽征有買功侵擾者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不數月有言進畏怯無功者坐參劾將官不與兵督同議罷職致仕御史曹玉

名山藏 卷之十一
等下至吏胥陳景賢抗疏乞留不報進家居對客談
哈密事矍然自喜顧客曰進老矣戇直多忤無益於
時幸際太平安度餘生卽不虞有疆場變尚思報國
恩荷戈先士卒死焉能訣兒女子牖下耶鄉之耆艾
問曰公昔爲士朴真而已何仕而功之偉也進曰吾
亦以朴真仕居久之西夏不寧廷臣會薦可陝西總
制而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等及先後薦進者四十
餘人孝宗方欲名用不久晏駕武宗嗣位北虜寇大
同戕三遊擊將軍科道官復交薦進名爲兵部左侍
郎命兼理部事明年代劉大夏爲兵部尚書仍督團
營進居官五月章凡十數上多與權貴爭論駁執陞
賞請求一切杜絕軍士冒濫占役竝清革之南北邊
文書狎至改閱如流蒐輯累朝事例奏爲絜今以瑾
吏奸尋改吏部旣受命切切以薦賢爲意先行誼後
才藝奔競請托尤所抑罷行取推官羅鳳文謁文選
不跪文選郎短其驕傲進曰爲推官不屈文選今爲
御史畏強禦耶遂用之孫燧爲郎中時與郎劉某皆
進素識劉頻候問而燧疎邈進卽推燧大理寺丞至
其平生嚴毅自持乃後進入謁必留語良久以試其
才用其可用者不啻已出初總督團營時與劉瑾同

名山齋 卷之 三
事一日閱操畢呼三將官大杖之瑾問故進出權貴
干薦書示瑾及爲吏部瑾有親托皆拒不納瑾時假
借詔旨戕害縉紳進輒委曲調護遷謫者處之善地
或卽復之有荊州知府貪暴亡比監司不敢署劣考
進特奏爲民知府賄瑾中批留用且命列考語上覽
進旣列考復自署後卒不得留瑾爲人求吏部侍郎
不得進有所推六上不下或勸進通瑾一言進曰扶
同奏啓國有明憲雖百推改擬耶論者謂吏部選法
之公自王恕而後獨進一人進每論前輩長者則曰
周伯常雍世隆不用吾卽死不瞑矣累加推薦上皆
從之而大學士焦芳者因請托不遂謀起張綵爲文
選郎中共圖擠進綵時譖進於瑾故事主事得署員
外郎郎中事進有所推瑾曰安得一主事署員外郎
再署郎中耶坐越制除官勒致仕頃之御史言浥爛
邊糧語及雍泰瑾以進與馬文升劉大夏俱嘗薦泰
者並削爲民時進子誥爲翰林簡討讚爲翰林編修
皆調之外任而意尚未已進在大同時嘗籍軍出僱
役錢曰尖丁御史王汝言巡按大同瑾遣給事中往
勘劾而密致汝言書給事中曰劾則殺許公不劾則
殺吾二人吾自經也汝言曰寧殺吾二人乃自草奏

白其事瑾大怒今改劾給事中曰吾死矣汝言仍前
以上瑾曰二人不思還京耶時中旨逼切內外竄匿
進曰吾自死耳遂仰藥死而瑾已伏誅矣進子孫諱
言之第以爲進卒復官致仕如故贈太子太保進立
朝無朋拔擢皆出公論去世二十年諡典見格嘉靖
初乃得諡爲襄毅進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論議洵出
若無不可爲者法尚嚴峻請托拒絕少時被父撻指
出血後舉指示人感泣不已其爲吏部尚書有貢士
就銓輒急銓之曰先祖嘗爲此官其孝如此生八子
有官爵者七人詔鄉貢士誥南京戶部尚書讚吏部
尚書入內閣詩工部主事詞鹽運使誌青城尹論兵
部尚書金緋銀艾並聯通籍一時海內莫京馬誥博
學能文讚小心守法不敢任進退世宗稱其端慎值
夏言嚴嵩當事不得盡所志論有才略好談兵
林瀚字亨夫閩縣人父鏐以進士仕撫州知府吳與
弼稱其節操旣自免歸友人戴弘齡方嚴慎許可對
坐客握鏐手曰公有四知諸君知乎客皆以楊震故
事爲擬弘齡徐曰林公歷官知縣知州知府人皆能
之至其知足人鮮能也坐客以爲名言瀚成化初進
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累陞左春坊右諭德孝宗

名山藏 卷之六
三年爲國子祭酒尋加禮部侍郎掌祭酒事瀚典國
學十年教士嚴而有恩立規撥歷雖勢要子弟不得
越次請托歲合得繕金悉爲諸僚屬次第鬻置公署
省其儻貸瀚居官潔脩而賓客過門必極款洽士大
夫有問終日酬應無矜怠之氣久之爲南京吏部尚
書言事忤旨乞致仕上慰留之尋引年乞休不許武
宗改元改南京兵部尚書數與內臣不協劉瑾用事
南都諸臺諫以建言被逮者瀚往贐送盡禮瑾以是
銜瀚甚先是給事中艾洪等劾太監高鳳併鳳姪錦
衣指揮得林納賄謀陞有旨鳳致仕得林管事如故
及劉健謝遷去位給事中李紳劉莖疏留之武靖伯
趙承慶傳其奏稿辦事官填堊錄邸報往應天府尹
陸珩所珩以傳示諸司瀚聞而歎息而南京給事中
戴銑李光翰徐蕃牧相徐暹亦劾鳳得林又與南京
御史薄彥徽貢安甫王蕃葛浩史臣李熙任諾姚學
禮姚鳴鳳陸崑蔣欽曹閔王昭道王弘蕭乾元等十
餘人各具疏留健遷兼言上晏朝廢事與六七內臣
新進佞幸遊飲射獵上大怒械繫銑彥徽等下鎮撫
司鞠之詞連瀚及承慶珩洪紳莖珪詔承慶停半祿
閒住瀚珩各降三級於外任致仕洪及銑等皆杖闕

下爲民惟諾蕃詭奏不與知得免於是降瀚浙江右
參政珩兩淮都轉鹽運使司同知無何瑾復矯旨列
瀚與健遷等爲奸黨瑾誅御史凌相等言瀚德尊望
重不宜置散地乃復舊銜致仕御史汪正又奏瀚居
家淪落如環堵之儒詔賜人夫月廩瀚年八十子廷
棹爲雲南參政請於朝去官侍養上仍令有司時加
存問時瀚年雖高應泛周旋禮意勤儉簡荅題封皆
手自治瀚至方若員至勇若怯內粟外溫天下稱厚
德介守必歸焉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瀚
子庭桂庭枝皆鄉貢進士庭棹世宗朝爲工部尚書

嘉靖初大工頻仍費出不貲庭棹議借內帑及他部
之防羨委曲調處不損公私世宗謁天壽山駕出倉
卒庭棹運機善任道涂供帳悉見辦治上悅賜麒麟
通袖紗羅衣橫刀銀瓢鸞帶諸物廟工竣事加太子
太保其卒也賜謚康懿庭棹嘉靖中禮部尚書餘子
五人廕叙者三人庭棹子炫恬敏曠達刻意爲文官
通政司參議不究於年庭棹子熾禮部尚書煇亦至
大官皆以清謹著其世始瀚八十餘夢日墜其隅寢
行視之是婢所舍召御之遂生庭棹也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翰林庶

名山藏 卷之六
吉士弘治二年授編修正德初累陞左諭德兼侍講
劉瑾摘翰林所修會典訛謬有旨降珪修撰俄陞中
允累陞吏部左侍郎其時長尚書者楊一清爲人博
大尚通而珪朴直端毅耻浮薄寡嗜好數爭尚書之
不公尚書遷珪禮部尚書見爲越次實中遠之也時
朝政當劉瑾濁亂之後諸司弛玩珪振舉飭治一尊
成憲部事往時簡於他部自珪爲之數有執爭乃特
繁大珪初在翰林貌若樸木及爲禮部氣節才具卓
立併見士大夫皆稱服之臧賢用事教坊恃賢寵小
其印欲大之詭言篆文暗漶又請易所繫園牌爲方

擬諸縉紳珪曰篆文暗漶吾能明之繫牌故吾能易
之新欲大欲方不可得也寵可恃耶禍至無日求小
求圓其將能哉番僧奏求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
時上宮中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顧無徵以諫珪
卽劾奏僧與至尊稱號竝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
番僧之求亦止吏部侍郎陸完征劉六盜久無成功
太監閻乃先行左右賞闈後曹又立監鎗名謀出統
軍下廷議珪衆中作色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
多失將士心茲復爾爾賊在肺腑民譁然思亂禍旦
夕及宗社吾儕卽死不償諸公唯唯尚何待乎明日

名山錄 卷之七
監鎗竟遣傳旨令珪致仕珪爲禮部一年耳其去也
與孫交同時南京御史徐盈疏至請並留交珪有旨
責盈妄言珪範律甚嚴對人侃侃無所回互居閒若
不別識遇事則精核明審人莫敢于崔銑嘗與羅玘
論一時大臣孰堪內閣玘曰能割頸者斯可矣銑曰
孰當之玘曰若求其次殆邦瑞乎珪嘗言政事文章
出于一文章可行卽謂政事政事有條卽爲文章其
爲文溫雅典則完質獨存家居闢圃遊山不及朝政
臨卒棺槨衣斂皆自處分戒子弟無乞恩澤旣卒撫
按官以聞賜祭葬諡文毅

牟斌字益之弘治初爲錦衣千戶十三年虜大入寇
守臣邊帥聲息不相應匿不以聞兵部尚書馬文升
策邊事急請遣使往視使斌往斌直劾諸臣懦弱掩
敗狀皆被旨切責久之以指揮領鎮撫治詔獄戶部
郎李夢陽言壽寧侯下獄屬斌治斌謂夢陽曰郎封
事大善卽言壽寧胡不指實及其羽翼耶夢陽曰慮
對耳斌曰對則斌能剪之矣因傳輕贖具上夢陽得
解正德初劉瑾用事逐大學士健遷削尚書文籍南
京給事中御史劉劄戴銑等數十人合奏瑾罪奏以
權閹爲首語皆逮下詔獄御史任諾王蕃之詭不與

名山藏 卷之六
奏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者公胡悔忠耶因爲蒞
銑等輕刑奠居及且上奏劉瑾要斌削去權閹二字
斌不可退語同列曰留之則諸公之章有名矣昔宋
鄒道原以失原奏被害吾儕何必阨賢士大夫用自
計爲瑾大怒矯詔廷杖斌謫戍之瑾誅名還領鎮撫
如故其時與斌同事者韋壘壘爲人亦如斌南京給
事中劉紘者以公事過淮上其族姪祥爲淮安守發
巡卒護紘舟舟與織造太監喬忠遇忠怒紘舟阻塞
掠其二卒榜笞之羣卒大擊忠舟紘不能禁忠走仆
傷額至京裹創訴上上命執祥紘考訊之大閹張祥

納忠賄授指於斌斌竟與壘輕擬忤旨皆降沔陽衛
百戶相繼卒世宗卽位副都御史吳廷舉上疏追理
二人詔復其官賜一祭斌武人也而博學儒衣冠直
節懿行卽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故有三子喪其長
者有司賻之金三百斌卻不受而指其存者曰職刑
不衷累及大兒不懲而貪行及此矣翰林崔銑曰正
德前後弄權者三大閹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
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等以愚暴肆
其罔士靡靡矣獨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三人
侃侃全大節祥爲淮安守亦有聲

郎曰周經執經雍泰任直許進焯乎賢公卿也林瀚
中爲介傅珪周劉之儔乎牟斌武人與二公竝稱安
可使沒沒也雍傳二公皆無子乃若家門簪紱之盛
正嘉之際靈寶閩縣以爲望推

范輅

孫燧

許達

萬木鄭山趙

楠辜增葉景允附

范輅字以載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以行人授南御
史首言先帝之時榮王留侍宦瑾亂法陰逐去京今
震儲未兆當妙選宗室以備君貳俟青宮定位然後
分茅至引宋韓琦懷孔光傳以上仁宗復言上馳騁

騎射服習戎陣不御深宮孤立可畏聞者以爲讜是
時軍官簡文怙勢凌辱監臨主事至捶殺其隸人太
監安構隙寧淮捷死淮長史典南京守備太監琅貪
婪暴虐輅歷指劾南都稱快其言武宗納馬姬事比
擬過直人尤難之十一年奉勅清軍江西宸濠方熾
有勸引避者輅曰張公埋輪正我今日至未數旬論
濠優恭僭侈居擬皇宮繼論濠令三司朝服慶賀茂
棄典禮太監真附醜醜正賣貨無厭指揮宇傳泄諸
司動止於濠罪狀重多且請上出郊原嚴警蹕盛扈
從以防不虞疏上濠真遮格之先誣奏輅離間骨肉

毀謗宗藩羣姦假旨逮繫拷掠尋武宗北狩縲絏七月方送法司議罪駕復南巡淹繫經年爰書始報謫龍州宣撫司經歷既至修學宮葬枯骨授生徒教弦誦夷人化之世宗卽位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等言宸濠擒戮黨與誅夷而御史范輅周廣給事中陳鼎實首折奸萌今或謫下位或齒編民非所以彰曲突徙薪之賞御史亦以爲言下吏部復原職送者填道泣別名其厓曰滴淚閱數月一再遷江西副使備兵饒州威惠流行盜戢民安有郡守乖禮因輅面詰遂生荆棘且見忌鄉宦構興讒謗言官論列漫及於輅輅懼疏卽歸饒人刊遺愛錄以傳尋以胡世寧薦起累遷福建布政使卒于官妾張氏自經而從之子永寰永宇永官皆薦鄉舉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其先富春人文章節義代有聞人燧弘治六年進士爲人沉毅有大略初授刑曹歷郎中法司踵劉瑾之後多承望風旨移情就獄吏部尚書楊一清當朝審閱獄辭多不直許原問官莫能對燧從傍代對甚悉一清大賢之歷任藩臬有聲一清爲相薦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蓋其時寧庶人反形已露一清知燧必能逆折之也始燧見庶人時

名山齋 卷之 三
時感動以大義庶人久飭詐名殊加敬禮既而惡黨日興不可掩翳燧廉得其府中渠魁數十人置之法庶人始內銜通中朝太監蕭敬與吏部尚書陸完急去燧曰幸代以湯沐梁宸者兩人副使胡世寧言庶人於朝庶人反奏世寧離間下撫按會勘燧奏上委曲明世寧無罪錢寧矯旨下內閣切責燧械繫之一清持燧奏不下燧度庶人終當不靖檄郡邑繕城濠蓄糧餉練丁壯請於朝重備兵使者權布置諸道山邑民有獷悍易煽者奏置官守其處徙會城兵器於外而陰具疏言寧王宸濠列藩王親宗室富貴矣臣惑乃不知其所為齎重寶入京師者踵屬路鄱陽賊吏名捕之急輒竄王西山墳廠中不能得太監畢真徙鎮守浙江王厚為贖別時辟珥語真首肯良久去他顯著狀未論論其蹤跡可疑慮者時武宗北狩屬車日遠疏七上為庶人所遮諸權倖又持燧奏示庶人以索庶人金寶燧知庶人反有日與副使許逵議先捕羣盜調官兵舟師城下俟變庶人大恚宴燧酖之不得及生日為公燕候其旦入謝執燧與逵俱殺之語在寧記時盛暑晴明天日忽翳庶人驚異江西人為燧逵具棺素服哭奠於棺次已庶人既為王守

仁所擒燧子堪徒跣赴難啓燧棺更殮治燧顏色如
生異香蒸蒸自棺起世宗卽位贈燧禮部尚書賜祭
葬立祠曰精忠廕子錦衣千戶燧子三人堪武舉第
一講兵略習弩事爲天子教弩卒數千人以備虜其
死也以毀母歷官都督墀尚寶卿陞禮部尚書陞子
鑰鋌鏘鑛皆仕至大官鑰子如法言事坐謫籍始燧
至江西治官舍掘溝得古鏡背刻字二十餘其文曰
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照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
期以昭明字畫奇怪觀者不識燧死文始著燧與胡
世寧王守仁竝浙人竝舉弘治五年鄉試夜半文塲

中見二道人東西立一衣緋一衣綠合言曰三人好
作事已不見庶人之變世寧發之燧折之守仁平之
許達字汝登固始人長身巨口猿臂燕頤年二十餘
以正德三年進士授樂陵知縣今行其境中先是山
東劇賊劉七齊彥名等大起州縣吏閉門自守或遺
賊芻粟食飲弓馬或棄城遁達爲樂陵樂陵無城卽
城城浚隍部隊鄉兵令人緝故鞬底爲甲胄腰繫牛
耳刀揉鐵聯環雙頭棍今民築牆屋外牆高其簷開
竇如圭家今一壯丁執刃伺竇內餘皆入隊伍今日
守吾今視吾旗鼓首功上賞違者有軍法因設伏巷

中洞開城門如虛縣然賊至伏發賊火無所施刃無所展入竇若出走者刃棍交發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超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武定州是時劉齊二寇自陝西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圯溝夷不格牛馬民欲奔去達力定之先事築鑿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正德七年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達追至高苑斬首四十有八獲馬騾二百四十四未幾賊錢鸞以百騎劫德平達追戰於楊二莊剿平之陞江西副使寧庶人將謀變達言於諸公曰寧府果暴恃權寵也權寵由右寧嗜重賄也重賄靡不至藉盜藪也權寵去寧府難制策有翦盜盜翦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果暴孤矣宸濠反有日外人皆知孫燧未卽發也達甲而夜擊都御史門鼓入則燧方與客飯達推破其食案曰此飯客時耶明旦入寧府挾四匕首靴中方宸濠詰問燧時達從下大罵連聲呼賊出匕首遙擲之連擲皆不中宸濠怒使執達出曰我不能殺汝耶達曰汝能殺我天子殺汝先後聞耳反顧孫燧曰疇昔之夜言爲今日遂竝遇害天方暑屍不臭腐蠅蚋不近數日世宗卽位贈左副都御史諡忠節遣官諭祭安葬命有司建祠其

鄉廕子瑒錦衣千戶嘉靖二十四年巡按山東御史
鄭芸言瑒所得錄以遠死難功遠保障山東設策巷
戰尚未叙及下兵部進瑒官一級始宸濠反時河南
人傳言寧反殺一都御史一副使逵父曰嗟乎吾兒
也爲位而哭友人都給事中張漢卿曰寧邸必反汝
登其爲文山乎司業郭价夫曰許公死忠其素定非
臨難倉卒委之無可奈何者

萬木鄭山俱新建人宸濠遣奄較四出籍民田產
收召豪強不附者縛之去木與山會鄉衆舉義立
營部署已定會濠黨謝重一馳騎暴村落聞擒而
致之約人舉東葦置于張睢陽遺廟壇前出重一
併其馬生焚之自是濠黨不敢犯一日二人飲江
上遇宸濠腹心盜凌十一等遂逼令入舟趣見宸
濠烙而椎之皆罵賊死

趙楠南昌人縣諸生兄模嘗捐穀佐賑宸濠夜捕
模使助餉楠代模往宸濠威脅之詞氣不屈被掠
死

辜增南昌人被宸濠迫扼抗節不從一家百口皆
死於難時同縣有諸生劉世倫儒士陳經官義士
李源廣亦被掠不屈竝死之護衛較尉楊宣洩宸

濠謀於京師宸濠使人往捕托投江免
葉景允新建人族居吳城鎮兄景恩以俠聞宸濠
將作難遣較尉擒脅之景恩不從死獄中宸濠兵
過吳城景允倡義衆三百餘邀擊之寇分兵景允
家焚殺甚慘同族葉詩景修景集等四十九人死
焉

郎曰范輅與胡世寧首折宸濠之奸而孫許橫批之
星斗有政天夜亦明江西人言孫公就縛時年頗高
筆者折其臂瞶瞶耳許方三十有六罵不絕口挺而
立刃斫不動也朝命建祠孫公尚左乃始則尚許夫
孫公措注峻密無須臾忘防豈大聲色哉王允寧傳
孫爲其語甚壯也太過乃或以孫保濠賢孝爲貶舉
王新建乖賊時語疑其觀望蓋小人好議論不樂成
人之美韓退之固云

羅僑 張欽 黃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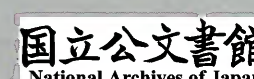
羅僑者字維升吉水人也以進士繇知縣陞大理評
事正德五年春京師亢旱黃霧四塞風霾蔽空天雨
土晦冥數日勅三法司減罪雪獄大學士李東陽請
大需寬恤廣德意而是時劉瑾用事法司畏望出減
死二人而已僑上疏頃者一春不雨風霾累日陛下

名山莊 卷之二 三
特降綸音蠲連坐貫逋卒大學士李東陽條疏數事
荷蒙嘉納咸以天意回在旦夕而齋戒浹旬雨澤尚
滯臣愚謂天心仁愛未已欲陛下每事懲創擴充善
端也夫古者視朝遊觀皆有常度賢妃有鷄鳴之告
大臣陳卷阿之詠今陛下臨朝或至日晏宮掖之戲
喧囂達旦殆非所以愛群臣大基業也臣願陛下宵
旰圖治無遊于觀便殿則閱奏牘暇豫則覽經史古
者三公論道工誦箴諫故我朝以輔導責之內閣言
責付之科道邇者百姓流移赭衣載道民窮財盡元
氣索然羣臣不敢言以有科道也科道不敢言以有
宰相也宰相言之不盡復諉誰哉臣願政事得失生
民利病陛下與宰執商榷於內許科道直言於外古
者進退大臣皆有禮貌黥劓之罪不及大夫邇者公
卿方進隨罷先朝忠蓋耆德如劉大夏者猶不免竄
戍况其他哉臣願賜放免以示生還古者律以繩民
例以輔律我朝大明律及見行條例最爲精密近日
法司比附深巧隱中善人臣願勅今後問刑止依正
律果有情重律輕者必奏請裁決毋令權豎得持其
閒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夫天下
人主之巢也徹土繆戶乃不如鳥臣實傷之敢昧死

言時瑾肆雷立威朝士緘口時政久矣及是僑輿觀
俟命朋友同官莫敢相過既入瑾欲寘僑死李東陽
採解乃矯詔詰責僑回護大夏凡數百語下廷臣會
議廷臣依違而已得旨姑改教職使歸化本土姦頑
若能盡移風俗方許奏聞起用其秋瑾敗御史凌相
薦僑燭事幾於未露遏氣焰於方張宜大用以勸忠
直明年復官乞病還寧王宸濠反僑與家居右副都
御史王懋中首與王守仁定謀設策竟擒獲之世宗
卽位起知台州府治行爲天下最賜襲衣牢醴僑知台州
興學禮士恤梯宜民訟者至與款語利害多解去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禮以教民布衣張尺賢而

貧僑禮之上坐訪民間疾苦尺具以所聞告僑 二年
大喜爲置童僕給侍尊禮之台人多興起者

都御史姚鏌奏曰在昔武皇臨御八黨擅權逆閹劉
瑾首竊魁柄在廷之臣拱手杜口莫敢先撻給事中
劉蔭評事羅僑獨處雷霆之下首搏豺虎之橫謂遇
聖明宜先獎擢而蔭竟知長沙僑竟知台州懷忠盡
節之士待以常調人靡所勸臣伏悲之於是擢廣東
參政臨去台人呼號攀留既至固引年請老僑好學
著書童耄一致嘗謂入道當先寡欲平生自奉儉陋
賓客至具常食而已吉水民朴而士矜名與僑同時
者有張黻以諫留林俊謫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袁



道守法暴死嶺南劉恒今上邑家無帛錢皆爲時所稱
菑涪州人嘉靖初徵爲江西副使

張欽者通州人正德中爲御史巡按畿內江彬初誘上爲宣府之行十年秋上欲出居庸關欽兩疏諫止居數日上復微行出德勝門幸昌平州傳報出關甚亟欽令分守官指揮璽閉關門納鎖鑰分守太監嵩欲往昌平謁駕欽攔轉之曰車駕出關是我與君今日砍頭事不放過違上命頭當砍放過者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英廟土木間我與君頭亦砍寧坐不放駕者頭砍香頃之上使召璽璽對御史在某不敢

擅離轉召嵩嵩謂欽曰我主上家奴也敢不去欽亦止嵩勿行因負御史勅印持刃坐關門下曰孰開門手殺之遂夜草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書廷臣會議於其行也百官扈蹕錦衣隨駕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盡寂不聞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虜欲壞國家事者陛下宜將其人明正刑典若實是大駕卽當有兩宮用寶敕臣乃敢放行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上使者復來欽謬叱曰此詐也使若見門閉還言關御史欲殺臣上大怒曰我自來尚爾顧朱寧捉御史卽殺之其明日梁儲蔣冕

名山藏 卷之 三
等追上於沙河諫止欽䟽亦聞車駕竟繇東御馬房
從南海子返又二十餘日欽巡關白羊口上微服自
德勝門出夜宿羊房民舍復入關宿一夕問御史安
在者再欽追返不及再上奏則上已去今禁關其一
時名震天下都人盛傳其奏草曰張御史閉關三䟽
明年上從宣府還止居庸關飲八達嶺笑曰去年御
史攔我我今已歸來欽後擢漢中知府累遷工部侍
郎所至皆有政蹟欽事父母有所不悅長跪至解嘗
曰君親一也事之皆不可欺所至承上接下一以誠
心爲主欽後復姓李死而其子孫貧甚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以進士起家累官兵部武選郎
中與陸震同時爲車駕員外郎皇太后崩武宗至自
宣府旣發喪復欲巡狩震抗言不可上怒其明年復
有南巡之命諸大臣莫言者鞏震約人具一䟽以上
鞏䟽先成震讀嘉歎因與同署鞏䟽曰陛下臨御以
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
于邊將之手至是蕩然已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
下陛下弗知也恐後知之晚已先儒周惇頤曰聖人
定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
動者也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慎

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反過動矣古之明王用人
之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又加罪焉今也又不
然臣僚有言時政者左右權臣往往匿不聞言權臣
則留中不出而以他事中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
他事獲罪臣故恐陛下知之晚也孔子曰名不正則
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民無所措手足
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輕如此則誰
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
下天下皆將軍公之臣矣古天子有號爲獨夫有欲
爲匹夫而不得者臣切爲陛下懼也陛下始時遊戲
不出大庭馳逐止南內而已亡何幸宣府矣幸大同
矣幸太原矣幸陝西榆林諸處矣所至費時動衆州
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
忍至此極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
蹄爭先挈妻子避去卽今江淮饑父子兄弟相食天
時人事如此重以感之幾何不爲盜賊速之死亡也
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
外則望抃無及陛下斯時悔之後矣居位大臣用事
中官親暱群小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
遠去而後得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

秦越不涉休戚者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
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
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夫自古
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
權貪圖富貴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紛紛未
已者則江彬也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但見可誅之
罪不聞可賞之功乃賜姓封伯托以心腹付以總督
京營使其外挾內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切
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
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
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
不豫建親賢毗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也伏望豫選
宗室親賢養于宮中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就外
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是時吏部員外郎
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與醫士王
鏊皆有疏諫嗣後羣臣伏闕者二百餘人上怒甚皆
杖之江彬從中激怒則痛杖以鞞震等六人倡首下
鎮撫司嚴治已鎖項械手足廷跽之五日正跽時衆
曰天子且出鞞曰天子出吾牽裾死之旣與震等三

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爲民彬使人途刺鞏有管洪
主事匿而詒之微行乃免始鞏以職方郎中內艱家
居其弟謂鞏此時縣官北狩人心危疑兄且無仕鞏
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
愚至是遺弟詩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
然歸杜門著述貸米畱客日中未爨晏如也嘉靖改
元起大理寺丞尋病卒震蘭谿人從章懋講學先爲
泰和令有聲泰和人生祠之方下獄同獄人率處分
後事震獨無一言既出卒嘉靖改元贈太常寺少卿
鞏之卒也行人張岳上疏曰正德末年逆彬弄柄導

引巡幸氣焰薰天犯者糜碎陸震黃鞏慨然首疏其
奸震死杖箠鞏得殘命聖明御極震蒙贈官祭廕鞏
亦亟起班行不意數奇身亡中外相吊臣知鞏最深
鞏趨向至高學術甚正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
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詭加
以清修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年效忠未量國家
贈諡祭葬之典皆視臣子品秩高下至德學氣節爲
衆所推者官資未及褒卹不廢伏望博采公論量贈
一官或祭一壇令有司造墳安葬士氣風俗必有所
補上贈鞏大理少卿鞏體質修羸沉敏好學疾病支

離手不釋卷歎曰人生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可千載而不朽林俊比鞏美玉精金袁袞曰武廟南巡黃公奮忠極論兩都傳草幾於紙貴郎曰羅張黃三公皆舍身當事而鞏則儒者矣

熊繡

陳茂烈

方良永

熊繡字汝明其先豐城人占籍道州登成化二年進士除行人奉使楚府及巡禁四川茶課不受一切餽遺除監察御史持大禮不苛細出按陝西有布政使璠贓跡顯著棄官夜遁繡追璠急璠誣奏繡他事逮京亡驗璠坐落職璠所親當路力主謫知清豐陝民

詣闕訴冤者數百人繡為清豐盡心民瘼時時單騎巡行鄉社均徭平賦吊死存貧縣人皆肖彤家祀居數年陝大侵鳳翔缺知府起繡為之清豐民遮留痛哭如失父母繡抵鳳翔會天旱行禱岐山之下應期雨至先時巡陝辨一疑獄其人一聞繡至持祀像入謁弘治初轉山東左參政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丁內艱起復陞兵部右侍郎已轉左繡剛方清介與人寡合劉大夏甚器重之時孝宗勵精圖治繡與大夏戴珊數被召見繡奉命清騰驤四衛勇士得其虛冒糧餉者數萬人權貴皆銜之未幾孝宗上賓尚

書馬文升舉繡爲右都御史巡撫兩廣繡快快有後
言然其清節不改也日用廩給數升而已他諸供應
一無所取劉瑾使人跡繡其人回瑾曰熊兩廣廩給
外毫無可指公其奈之何正德二年召還南京掌院
尋令致仕而瑾怒不已乃以延綏布豆濕爛坐巡撫
時事罰米五百石責其親輸自是家居杜門不涉世
故繡平生簡直清白恭謹謙退歷官四十三年始終
一節既卒贈南京刑部尚書賜祭葬逾年太僕少卿
何孟春疏言繡平生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
居常能儉敷歷中外守法奉公不要時譽言無爽於
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其在公也蔬食自勵雖廩米有
羨亦斥還官其處家也山居自遠雖親戚餽遺不容
浼已鄉人評繡之清實清而過索繡之過乃過於清
悠悠蒼天竟乏子嗣兄子過繼復先天死遺孤藐然
未底成立遠邇聞知咸相悼惜巡撫都御史秦金因
採輿論爲之奏求葬祭兼請贈蔭所部覆奏已荷恩
允臣生與繡鄰州舊嘗爲繡屬吏知繡尤詳臣往年
見都御史戴珊張敷華之卒其門人屬吏俱爲請諡
主事張鳳翔孔琦之卒其鄉人嘗請卹其家俱蒙詔
許繡賢無媿張戴鳳翔與琦又非比擬用是冒昧重

爲乞請伏望詢諸在廷斷自宸衷嘉賜諡號仍勅所部依琦鳳翔等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孤孫使天下之人知皇上仁德足補天道之所未及下戶部奏與其過繼孫瑞月米一石賜諡曰莊簡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先世故浙人爲興化衛總旗早喪父晝從總旗之役夜則讀書祖母憐其孤弱止之乃韜燈默誦潛心學問上希曾顏祖母沒賣屋以葬并葬其父負土成墳閒日行視哭盡哀乃返爲人介狷自脩不妄取人一錢舉進士奉使廣東受學陳獻章之門與李承箕張詡等相切磋授吉安府推官

保惠教化答朴都絕擢監察御史上疏論道士崔志端不宜爲尚書戶部尚書佀鍾諛佞取寵宜罷尋以母老乞養茂烈爲推官時考績京師歸至淮上冬月僵凍爲御史衣布乘牝而已家居養母身灌園供甘旨暑夜不能具蚊帳惟日究極經書欣然而自足莆人稱之曰孝廉先生莆舉耆舊首推茂烈而彭韶林俊猶在其後正德中吏部奏茂烈清苦絕俗請改晉江教諭使資祿近地疏辭不赴後二年有司復請給之廩粟事聞特詔月與米三石茂烈復疏辭曰微臣有母今年八十六歲家世貧陋衣食麤給積有繇來

臣家寒儉臣母以故安臣之養而臣亦得自遣其貧
非臣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陛下隆自親之風長
不貪之化下逮疏賤荷蒙收恤其爲慶幸寧臣一家
獨念臣母鞠臣艱苦萬狀來日無多雖勉盡心力尚
難爲報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幸臣貧勞尚未至
是願自致反哺之情不敢重煩有司奏上不允其後
母沒茂烈枕苫終喪近枕處頭髮盡禿卒之日天氣
黯黑道路流歎而竟無子巡按御史王應鵬言茂烈
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
尤困身死無後乞加卹典用勵士風詔蓋坊里門祀
之鄉賢月再給米其家陳獻章曰韓退之稱孟東野
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
追古人而從之時周有之矣林俊曰陳公領悟旣深
韜養尤粹每一晤言躁慮消息宿疾頓瘥其物品當
是黃憲管寧之右得在聖門可幾弓損
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轉員外郎擢廣東按察僉事瓊賊符南蛇作亂衆至
四萬守吏多棄城走良永慨然請行時劉大夏總督
兩廣遂委攝海南兵備良永統所部兵紀律嚴明他
軍莫及比及三載縛其元兇前後擒斬二千百有奇

名山齋 卷之 三
所獲生口牛馬器械稱是尋推補爲真丁父憂服除
赴補時武廟不朝逆瑾用事外官朝見畢必謁瑾又
候謁其私第至匍伏拜跪良永入朝鴻臚導詣左順
門叩頭畢卽令東向揖瑾良永徑趨出瑾固銜之至
旅寓或勸循例謁瑾者良永曰身可死官可棄禮不
可屈也瑾益怒及吏部除補河南信陽等處兵備撫
民僉事瑾從中下旨曰是官非額設者良永敢管求
謀補著令致仕去良永去瑾怒未已會海南有愬人
命事欲用此中良永遂奏遣錦衣千戶刑部郎中各
一員往勘之郎中周敏力明良永無罪乃免瑾誅起

爲湖廣按察副使藍鄢諸賊寇蜀兩省動兵時洪鍾
爲總制林俊爲巡撫促赴軍門詳議藍鄢平良永贊
畫爲多河南劇賊趙璲走湖湘削髮自匿良永計
擒之擢廣西按察使巡按御史某挾勢多爲不法良
永率三司暴其奸御史遯去進山東右布政轉浙江
左布政錢寧遣僕鬻鈔于浙索銀三萬兩同官與鎮
守太監謀欲抑取於民良永諍不得疏乞致仕不允
而寧趨價益急良永疏言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偶
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
脂韋之罪重于強聒一身患害輕于萬姓荼毒敢昧

死言臣惟民邦本也財民心也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愛財國家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其民其財尤當愛惜今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和待哺之民嗷嗷千里何等時也謹按錢寧本一廝養賤役陛下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尊之也至矣旣曰義子必爲親臣計寧粉身碎骨圖報稱尚不能萬分一乃敢攫取民財戕賊邦本有司追價急於星火夤緣爲奸倍而又倍推膚剥髓大不堪命天門萬里相與赴愬監司監司欲言心未果決臣此時更隱忍不聞則已斂之財必

入寧手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瘁根抵蹶拔陛下其能晏然於土乎今人有一飯之恩亦思報荅陛下待寧奚翅一飯不能圖報則亦已矣反取邦本而動搖之跡其所爲不孝不忠必誅無赦臣望陛下下之詔獄明示典刑仍乞急勅巡按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斂之價盡給還民未斂之數卽行停止并按核奸吏影射多科侵尅之弊悉寘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憫解邦本未搖猶可培植如以臣言不然置之不問必將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出於尋常所不料測疏至通政司私以示寧寧懼留良永

名山齋 卷之
疏不下謀遣較尉三人來浙緝捕假勢鬻鈔者而自飾上前乞下今散還前價良永知寧怨恨必中以禍又念母老遂決意求去連上二疏寧從中徑批不允仍私授意以示無憾良永曰此牢籠我耳復乞致仕吏部覆允始良永草疏妻子無知者既行旬日乃露意於鎮守輩咸失色驚愕既反愧謝因緩徵價僚友及浙中士大夫走賀曰五六十年來無此章奏也世廟登極用薦擢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尋廷推提督操江又推兵部侍郎而良永復以母老乞終養疏請者再上重違其意乃許侍養家居言官部使者奏薦

無虛歲最後都御史姚鏌請於常格之外顯示褒獎吏部尚書喬宇戶部尚書孫交言良永居官素謹家無贏餘宜依廉官侍郎潘禮孝養御史陳茂烈例月賜食米詔有司月給米三石辭免不允久之母卒上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大臣未任授恩又以廉孝賜月米皆一時異數也服除命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中道疾作連疏乞休溫旨勉畱再推南刑部尚書而良永卒矣計聞賜祭葬謚簡肅翁良節與良永同年舉進士仕廣東左布政使終官所居有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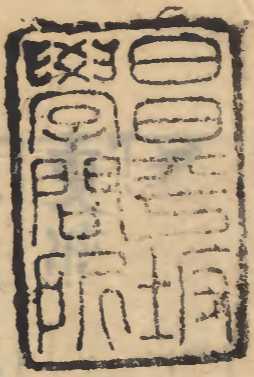
行山嘉

卷之八

四

郎曰熊陳方清節君子也能陳無後獨方子孫貴盛

享和榮文



望月氏藏弄



望月氏藏弄

Faint red seal impression.

